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9nB441

萬峰童真禪師語錄

清 至善說　德林記（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題辭
  - 目次
  - 住湖廣德安府孝感縣簡堂禪院語
  - 住德安府孝感縣高峰禪院語
  - 法語
    - 示雙林居士
    - 送卓雲上座參方
    - 示陳玉甫居士
    - 示彭君甫居士六十法語
    - 示程聖裔居士
  - 真讚
    - 出山文殊大士
    - 須菩提
    - 初祖
    - 趙松雪十六羅漢圖
    - 藥王大士
    - 聚雲老和尚
    - 慶忠老和尚
    - 東明甫和尚
    - 題靈然禪宿像
    - 彭君甫居士小像
    - 題總持道人小像
    - 徹鑑上座請題飛鳴宿食寒鴈圖
    - 自讚
    - 淳奕禪人請題惟證大師小像
  - 偈頌
    - 青州頌送靈峰禪人
    - 壽彭君甫居士
    - 破屋吟
    - 悼高峰億和尚
    - 輓東明眉山和尚

- 夜坐
- 補船
- 答澴川諸子
- 鏡湖法華庵募修圍墻請言
- 師因學者往往多不薦竹篦子話久之乃演成六頌
- 師因學者請益世尊初生話不契師意…
- 送行腳
- 古德十頌
  - 初祖
  - 黃檗
  - 睦州
  - 德山
  - 臨頭
  - 雪峰
  - 雲門
  - 法昌
  - 浮山
  - 雲峰
- 日用偈
- 紫雲山藥師聖燈成擔公禪師請頌
- 贈鑑上座戒珠頌
- 示松書狀
- 示寶明
- 示行滿
- 示靈應
- 示長源
- 示涵照
- 示初修
- 示清和
- 示見昇
- 示慧力
- 示惺源
- 僧請益德山托缽話
- 臨濟示眾

◦ 佛事
- 為東明和尚入龕
- 封龕
- 起龕

        - 秉炬
        - 收骨
        - 為心一上座封棺
        - 起棺
        - 下火
        - 安骨
        - 雲石禪人請為亡師佛智禪宿封龕
        - 起龕
        - 下火
        - 為聖則禪人起龕
        - 下火
        - 為自隱禪人起龕
        - 下火
        - 為蘊空禪人起龕
        - 下火
    - 舉古
    - 宗統頌
        - 南嶽第一世
        - 南嶽第二世
        - 南嶽第三世
        - 南嶽第四世
        - 南嶽第五世
        - 南嶽第六世
        - 南嶽第七世
        - 南嶽第八世
        - 南嶽第九世
        - 南嶽第十世
        - 南嶽第十一世
        - 南嶽第十二世
        - 南嶽第十三世
        - 南嶽第十四世
        - 南嶽第十五世
        - 南嶽第十六世
        - 南嶽第十七世
        - 南嶽第十八世
        - 南嶽第十九世
        - 南嶽第二十世
        - 南嶽第二十一世

        - 南嶽第二十二世
        - 南嶽第二十三世
        - 南嶽第二十四世
        - 南嶽第二十五世
        - 南嶽第二十六世
        - 南嶽第二十七世
        - 南嶽第二十八世
        - 南嶽第二十九世
        - 南嶽第三十世
    - 湘山頌古
        - 序
        - 卷上
        - 卷下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童真和尚語錄序

迦文之道，自菩提達磨來我東華，至臨濟為大振，徑山為再振。山十四傳及明啟禎間，而有聚雲吹萬老人，宗風丕顯，聲藉一時。吾蜀自宋元以來，未有能或之先也。老人高弟有三，首曰慶忠鐵壁禪師，如聖門之顏子。予童時即聞其名，錦江玉壘，上至王侯卿士，下及黎庶編氓，無不欽承折服。師出世三十餘載，均嗣法者，自朝宰士夫而外，親承入室僅十八人，童真和尚居第十焉。師乃吾郡相國江公之後，太守年伯海籌公之少子也，與予稱世好。師自髫時，穎異絕人，能目過成誦。予嘗下之先年伯，靡不以隆顯是望，而師淡如也。三十年來，鴈杳魚沉。辛酉之春，客有來京師者，以師語錄見示，予且駭之，始知師荷擔釋門，為一代知識，承徑山之後矣。嘗憶予與師窗下時，每談世外空宗之學，則津津然，而於政事文章，則藐焉頤佇。退而與家君言之，安知今日之舉，豈非疇昔之意也哉？信之出世丈夫，果富貴功名之所難單，威武貧賤之莫屈移，先儒之言，誠不誣矣。間讀傳燈，見崔欽因緣，謂出家乃大丈夫事，雖將相有所不能，予以為妄。今覲禪師，以高門華胄，如是體才，蚤能擺脫紅塵，秕糠富貴，上躋祖域，成一代之宗師，豈非大丈夫也哉？予也桎梏一官，碌碌塵勞，日月逝兮，去師遠矣。何時解此束縛，與師相聚於古松流泉間，一洗塵纓，是所願也。至語錄一道，予且未夢，安敢負水河濱，置冀佛頭？聊述師之始末，為同人輩一臻勸善云爾。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太常寺少卿今奉　旨巡撫江西戶部左侍郎郡人劉如漢撰

萬峰和尚語錄題辭

大慧老人說法，如雲如雨，語錄三十卷，具存龍藏，參學家尊為天球河圖。一披其書，宛若面命耳提，傳燈所載，能有幾人？竊怪其嗣裔寂寥，淨慈以下，不見燈錄，意必有默契潛證，克家嫡傳者，隱於山陬海澨，如西山、大梅其人，而吾又未之見也。今年公車罷後，自孝昌抵漢陰，買舟東歸，借宿九蓮僧舍。或謂予曰：「此間有一禪師，嗣法大慧，子知之乎？」予愕然曰：「天下寧有是哉？大慧去今五百年矣，安所授受，得毋謬歟？或者英彥挺生，從大慧錄中打失眉毛，飲水溯源，不忘所自，因而遙承，如古塔主之嗣雲門者，殆未可知也。」次日，走晴川，詣臥雲，問所謂童真和尚者，闃然不在，止晤一雲水上人，坐而詢焉。答曰：「非謬也，亦

非遙承也。蓋大慧之嫡嗣，隱於梁岷之間，累代不絕，元元本本，灼有定據，此則其後裔耳。」予益加迷悶，愕然曰：「天下寧有是哉？大慧去今五百歲矣，繩武繼徽，燈錄缺如，即有授受，安所憑藉歟？」終夕躊躇，不遑安寢。詰朝，再走晴川，詣臥雲，披簾啟戶，而童真和尚儼然迎焉。觀其狀貌，莊而且和；聆其言辭，條而有章。考其付受之次第，自西禪需傳鼓山永、永傳淨慈明、明傳苦日益、益傳筏渡慈、慈傳一言顯、顯傳小菴密、密傳二仰欽、欽傳無念有、有傳荊山寶、寶傳鐵牛遠、遠傳月明池、池傳吹萬真、真傳鐵壁機，迄十五代，確而有證。閱其祖先之錄，暢而有文，廣而不雜，宏而不肆。既乃讀其開法之語與贈答之偈，豁然而曠達，秀外而惠中，波瀾大，見識寬，所謂善說法要，稱法性說。其母乃大慧再來乎？不然，何以酷肖若祖也？嗟乎！今天下紹臨濟者，虎丘一枝，獨步震旦而已。即斷橋而下，猶且若存若滅，渾無稽考，矧慧祖之後，久而鮮徵，其能免於悠悠之疑論乎？然則童真和尚當絕續之關，履方新之會，振千載已墜之緒，乘一絲九鼎之勢，危同投子、微等風穴，挽頹綱而振新猷，剪稠林以扶落暉，予安能不重望之和尚哉？其函出之，以告叢林，母令徑山窣堵久淹豐艸也。
康熙丁未孟夏，吉州學人屏山李道濟龍孫和南題。

目次

序
示眾
法語
真讚
偈頌
機緣
雜著
宗統頌
華嚴圓頓頌
湘山頌古

萬峰汶翁童真和尚語錄卷一

侍者德林記

住湖廣德安府孝感縣簡堂禪院語

康熙七年夏六月，師在鄂州大別山臥雲庵受請，八月初九日進院。三門。「一椎便就，已落二三，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既不通凡聖，作麼生入？山僧有箇方便，汝等一齊隨我進來。」
佛殿。「坐斷報化的人，且向左邊著；掃蕩建立之士，且向右邊著。新長龍到來，不圖色色丕顯，且要齊整門風。」旋顧左右云：「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護法殿。師良久，云：「此是吉祥處，此是解脫處，是止處、集處，汝等一齊來到。如一不到，笞帚柄鞭與三十。」
祖師殿。「日月星辰趁向西，山川艸木趁向東，你者一隊無孔鐵錘置之何處？」高聲云：「且待冷來看。」
僧堂。「烹佛烹祖大爐韛，鍛凡鍛聖惡鉗錘。要汝諸人立地搆去、兩肩荷去。若作佛法商量，說甚鎮州出曹門。」
方丈。「八萬四千金毛一時擒下，九十六種異類掃向一邊。新長龍到來，不貴屈辱家風，且圖天下衲僧永脫窩臼，箇箇[髟/吒]鬆地。」喝一喝。
上堂。至座前，拈請疏，召大眾，云：「澴川諸大護法從不思議塵劫以來所積光明種子，自古及今更無一人正眼覷著，今日於沒所見處偷窺一看，只得無地藏身，文彩彌露。諸上座還見麼？若見，不勞山僧特地舉揚，乘便下坡，正在此時；如或未然，不妨通一線道。」喝一喝，遂陞。拈香云：「這瓣香，光凝四域，潤澤兩間，贊高厚之勳猷，續羲黃之鼎算，熱向鑪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伏願金輪倍御，寶馬時臨。」又拈云：「這瓣香，卷舒自在，縱奪臨時，奉為蒲朝文武、本省護法、在隱在顯諸大金湯、現前四眾等，惟願夔龍再，歌南風於舜田；伊呂重逢，頌棠樹於周道。」末上拈云：「前月臥雲已曾熏著，事無重科，撿點將來，未為分外，敬為　現住西川重慶府巴子城東治平堂上傳曹溪正脈三十一世慶忠老和尚，以酬法乳。」眉山和尚白椎，師拈拄杖畫一畫，云：「不得過限。眾中有作家戰將麼？」僧問：「簡堂重興，法令初行，把住關頭，如何進步？」師便喝，進云：「且莫漏洩。」師又喝，僧歸位，師復喝。又僧問：「一曲陽春若共相和，只如泗洲大聖、揚州出現意旨如何？」師云：「萼前柳後，溪西溪東。」進云：「為復神通妙用？為復法爾如然？」師云：「山僧從無這箇消息。」進云：「明月堂前無影木，臥雲深處露全枝。」師云：「你看亦無分。」進云：「高提祖印、法幢始建且置，心一上座迎登寶位一句又作麼生施設？」師云：「山僧正荅汝。」進云：「人天有頓去也。」師云：「這一箭射不著。」乃云：「善言言不及處，切忌商量；善跡跡不到處，罔通消息。露迥迥，山明水秀；風浩浩，日往月來。只得忘聲於色、忘形於物，衲僧門下正好買艸鞋行腳。

不見道：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善跡跡者，跡所不能跡。既無言，又無跡，長龍拄杖子無端惡發，直過恒沙世界之外，驚動妙喜佛土，三千世界剎海震動，不動如來出大音聲普告四眾：『過此無數阿僧祇世界，有國名娑婆、剎名長龍，新長老出世慣打葛藤。』」驀收杖，云：「今日剛纔入山入事朱盡無端，脫空妄語成甚麼事？不見道：真龍行處，雲雨自隨。」喝一喝，下座。

進退兩序，上堂。拈拄杖，云：「辨龍蛇眼，擒虎兕機，固是衲僧日用尋常事。新長龍號令初行，條章約法不同小小，所有僧堂裏風穴、廚堂裏雪峰、客堂裏重顯、磨房裏法演、淨房裏佛日、侍寮裏洪準，一齊歸向拄杖頭上，任渠寬行大步，隨緣自在。且道奇特在甚麼處？」靠拄杖，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開罏，上堂。僧問：「罏韛未開，寒光寂寂；鉗錘既動，烈焰騰騰。淆訛在甚麼處？」師曰：「還聞流水聲麼？」進云：「不設二途的，到來作麼生鍛煉？」師曰：「半是秋兮半是風。」曰：「若然，剿把斷要津，鍼箚不入去也。」師便打，僧喝，師又打。副寺問：「三十年家風安置何處？」師曰：「茶鹽錢該多少？」曰：「作麼生用？」師曰：「你分上事也不知。」曰：「太平本是將軍定鄴？」師曰：「還要第二杓麼？」乃曰：「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天衣老人大似釘樁搖櫓，看來看來，果是果是。何以故？一二三四五，倒指河沙數，雪竇聞之，直退三千里，緩緩道箇拈卻一、去卻七，上下四維無等匹。」

當晚小參。喝一喝，云：「便恁麼去，佇見冰消瓦解，大眾各自歸堂。」又喝一喝，云：「全生全殺，雙放雙收，入林不動艸，入水不動波。」復喝一喝，云：「密能如是，當下插標，紹立宗緒，合水和泥，便向一莖艸上現瓊樓玉殿，更無玉殿瓊樓之量。」召眾，云：「昔臨濟老人於河北建立黃檗宗旨，據他本文約有四喝，山僧是他直下遠孫，於茲建立臨濟宗旨，只用三喝。汝等諸人若於三喝之下搆取得去，便知從上本文元無少剩；如或未爾，不免泥水葛藤，重理舊案。所以道：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喝一喝，云：「當時會中若下得這一喝，免被後人撿點。」又舉四喝、四賓主、三句料揀等，師又喝一喝，云：「當時會中若下得這一喝，亦免被後人撿點。」復喝一喝，云：「自唐至今，有無數善知識出興於世，拈提者不少，其實發揚先聖本文者能有幾人？今夜與諸人同在山中激揚斯事，不合傍若無人，敲骨打髓，平空鍬窟，平地挖坑，引惹將來，重重撿舊。幸山僧有箇出身之術。且如何是出身之術？聽取一頌：聲前一句無消息，便見龍門萬仞高，昨夜波斯穿市過，蚊虻睫內鼓波濤。」連喝三喝，下座。

楊侍御生日，請陞座。豎拂子，云：「此是不生句、是不滅句，是無上句、是無等句，如天普蓋、如地普擎。所以，大復居士於此乘智慧乘，而以翰墨作諸佛事，如遊園觀，左逢右遇，在在成就，霆翻雲漢，瀑瀉千江。此箇時節，便與三世佛祖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鼻嗅、同一舌嘗、同一身觸、同一意思，純一清淨，無二無別。長龍今日轉此無二之法，奉為侍御公七十之辰，惟願色身清淨，壽踰太，十方三世諸正遍知而作證盟，一切靈祇同垂加護。」喝一喝。

治平老人計至，上堂。「正法摧，正眼滅，百億山河空索索。見麼？慶忠老人道播寰宇四十餘年，偶於前九月念一日滅度，目睛齒骨不壞，金剛鎖骨數莖、五色舍利無數，巴蜀大震。昨竺峰和尚音至，始獲哀聞。者老子一生慣用不平，欺他漢地，竊幸如今和根剿絕，不肖兒也只得從傍助喜。且道如何助喜？淚隨流水急，愁逐野雲飛。」

挂真，拈香。「這尊慈無向背，以生死為解脫之場，以去來為遊戲之地，平生霧驟雲馳、電鋒雷句未足觀光，獨是末後一著非干論戲，緩緩道得箇似打瞌睡。哀，哀。」

佛成道日，陞座。「縱橫截毘盧之印，斷送渾家；剔脫開少室之門，風情越量。若也於斯提去，何勞扣戶椎門？更若帶齒沾牙，未免重樓次第。先佛儀式，權且聽著。」

至晴川，禮先老和尚舍利，拈香。師以手指舍利，云：「者一顆從來動他不著，為甚落在晴川江上，一眾悉見悉聞？」旋顧左右，云：「五九盡處又逢春。」

迎舍利還山，潤上座請陞座。拈拄杖東覷西覷，曰：「長龍不濟，到處覓先師靈骨。」乃舉舍利云：「者箇若是，辜負先師；者箇不是，辜負長龍。是與不是，一筆勾下。汝諸人還見師翁麼？」復云：「今辰比丘如法為先老和尚修設清供，山僧特為舉揚。須知此供不從天得、不從地得、不從人得，畢竟從甚處得？」良久，曰：「釋迦既然皆拱手，何愁彌勒不攢眉？」

解制，上堂。「破落門戶，件件缺短，蓋古之嘗。兄弟東去西去，總為雲堂少剩，不消老汾一陌紙、兩塊肉，斷送精魂，慶快平生。還知麼？舊閣閒田消息在，蒼池夜靜月華來。」

戊申夏四月，東明、高峰二大師持　慶忠老人信衣至，上堂。東明和尚度衣，師拈示召大眾云：「此是慶忠老人末後全提消息，遙自錦江發來，到者裏爭敢辜負？」遂披搭云：「也要大眾相委。」喝一喝，遂陞座，拈香云：「者瓣香，全生即殺、全殺即生，昔年太平山中、寶勝院裏深遭毒辣，至今氣骨猶寒，只得盡情拋出，敬為現住西川治平堂上慶忠老和尚，以酬法乳。」高峰和尚白椎問話

畢，師拈拄杖卓一卓，云：「向上一路，迥絕羅籠。」喝一喝，云：「末後一著，全無消息。既絕羅籠，又無消息，直下如吹毛利劍，誰敢當頭？擬犯其鋒，伏屍萬里。到者裏，還許你向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得麼？還許行棒行喝、拈椎豎拂得麼？還許絲來線去、帶水拖泥得麼？硬糾糾、活卓卓、孤迥迥、峭巍巍，所以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便恁麼去，尚隔千重，直須高懸缽袋、放下鐵枷，著著有出身之路，始見衲僧行履。且道：如何是衲僧行履？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喝一喝，卓一卓。

住德安府孝感縣高峰禪院語

康熙十七年戊午閏三月十二日，孝、應兩邑紳士請師住高峰禪寺。三門。「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伶俐漢！欲知高峰室裏事，須向此間進步。」

大殿基。師以手指基座云：「這一尊巍巍堂堂底古佛向甚處去也？諸人還知麼？且向驢糞堆頭識些氣息始得。」

後佛殿。「前面是無相底，遮天蓋地；後面是有相底，烜赫今時。山僧今日到來，一筆勾下，且向冷處著把火。」遂大展具三拜。

上堂。僧問：「選佛場開，心空及第，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進云：「和尚莫瞞人好。」師曰：「汝且禮拜著。」僧便拜，師曰：「莫道無事好。」又僧問：「四眾雲臻，放光動地，如何是高峰境？」師曰：「春日晴。」曰：「莫是目前事麼？」師曰：「黃鶯鳴。」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更聽落崖流水聲。」僧歸眾。師乃曰：「春日晴，黃鶯鳴，更聽落崖流水聲。汝諸人直下搆取得去，山僧未離晴川時已與相見了也，武昌府亦與相見了也。及至到來，擊動法鼓，特地周遮，又見箇甚麼？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即今是甚麼時節？」驀豎拂云：「見麼？」擊法座云：「聞麼？聞見分明是箇甚麼？若論此事，在天同天、在地同地、在聖同聖、在凡同凡，既一切皆同，為甚有凡有聖、有地有天？只為不了目前，所以大道寥寥，知音者少。還知新高峰落處麼？老僧笑指猿啼處，更有心蹤在上方。」

師四十歲，兩邑善士請陞座。拈杖曰：「本自無事，從我何求？老夫耄矣，何不有事令無事、無事令有事？是謂淨佛國土、成就眾生，錦上鋪萼三五重，是以山僧四十年來只要尋箇不受人瞞底便了。由此自西而南、自南而北，從兩浙過吳門、歷晴川、渡澴水，而今踏到高峰頂上，無端被孝、應兩邑眾居士強推上曲彔床頭，又

非迦維降日、嵐園示期，要向那邊開口。」復拈杖曰：「只有這箇知端的，從教暗裏自抽枝。」
慶忠老和尚小祥，拈香。舉：「南泉為馬祖設齋，乃謂眾曰：『馬大師還來否？』明洞山作沙彌，出眾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甚堪雕琢。』山曰：『和尚莫壓良為賤。』去年此日，治平堂上老和尚涅槃；今年此日，不肖至善於此千華院中不莊伸敬。且道眾中還有洞山奴麼？出來為汝證據。如無，不免自杜撰去也。祖堂既有空界月，何必重挑不夜燈？」
師到藍田，曾謝楊王領闔鎮居士等請於護法院陞座。僧問：「鐘鼓交參，四眾雲集，琉璃殿上，誰是知音？」師云：「重疊關山路。」進云：「只如國祚王化，野老謳歌，法王正令，塗毒當軒，與麼時相去幾許？」師云：「一箭中紅心，大地無寸土。」進云：「即今眾居士迎登寶座，利生一句又作麼生？」師云：「老僧今日失利。」又僧問：「四眾雲臻，請師陞座，如何是第一句？」師云：「你年高多少？」進云：「亙古亙今。」師震威一喝，進云：「還有麼？」師云：「你不會，退去。」乃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喝一喝，云：「白雲萬里。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又喝一喝，云：「白雲萬里。昨日有人從天臺來，卻往南岳去。」復喝一喝，云：「白雲萬里。老僧不是近代師僧，攢華簇錦，四六尖新，東冊子上抄來，西冊子謄去，磨稜合縫，鬥湊得恰好，以當宗乘，玷辱祖家不少。咦！若不是陷了華山八十一州，揭開頂門正眼的，敢在人天眾前開張大口，你輩茄子瓠子須識些痛痒始得。」喝一喝，下座。
象山華嚴菴說戒，陞座。豎如意云：「老僧到此正覓起處不得，從上諸聖百計提撕，亦何嘗動著些子？所以象山門下田地穩密，石頭土塊也解放光，須是明取始得。若也依稀彷彿，何啻雲泥寥遠？不免向第七、第八中按本宣科，俾汝諸人漸次增進，迴向聖倫，自納一場敗闕。那裏是敗闕處？先佛儀式權且敷宣。」
上堂。舉：「長沙示眾云：『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盡十方世界在沙門眼裏。』又道：『盡十方世界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著倒？』」師云：「大小長沙五臟六腑一齊披露，老僧看來正是短販經紀。汝諸人還知節絡處也無？聽取一頌：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煙吹折枝萼。」
說戒，上堂。僧問：「法鼓初鳴，萬靈稽首；釋迦成道，今古亦然。和尚陞堂獲何功德？」師云：「驢撿濕處以。」「如何是戒？」師云：「驢撿濕處臥，斯言更不差。」「如何是定？」「萼雨滿庭空。」「如何是慧？」師震威一喝。進云：「虎逢山勢展威

猛去也。」師曰：「且信一半。」乃曰：「四來咸集，法鼓鼕鼕，惜勤劬，只得以紫磨金臂擎缽至梵宮，取彼香飯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被甘露，得心自在者乃可同食。雖則如是，只如東毘提訶行益、西瞿耶尼納履、非非想天今年是甚麼曆日？」乃曰：「萼簇簇，錦簇簇。」復舉：「先師住平都上堂，慣弄靈蛇之勢，赫赫萬層；活捉生馬之威，昂昂千里。撒縵天網，打稱意魚，放破空矢，落翀霄鶴，點即不到，到即不點。」師云：「扶豎濟北門風，重閒雙徑法眼，須是與麼始得，然有一處畢竟撿點不到。那裏是不到處？待汝諸人親見千華臺上赫赫威光的自然分曉。」復說一偈：「我觀智慧藏，光明無不燭，諸波羅密門，一切自具足。」

丁卯六月十八日，師誕期，藍田起名眾居士請陞座。問話畢，乃曰：「我於過去劫中，以平等印印一切法，無有少剩。值茲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像法之中，丁卯六月，於茲藍市叢邊安邑界內，未敢以閻浮檀網相光手發此寶函，俾汝現前諸人各各證入平等本際，獲玅覺心。雖則如是，仔細撿點將來，老僧今日失利不少。那裏是失利處？」喝一喝，下座。

小參。「參學之人，大須仔細。非以一事一理、一法一行，而能決了成辦。乃於一切事、一切理，一切法、一切行，細密確明，打屏淨盡。還有大法宗旨，不同小小。夫參學者，須從捷徑省力處，勞心苦志。先聖礪齒磨牙，教人於活句下搜求，良有以也。敢問諸人，何名活句？」乃拈拄杖云：「汝等諸人，一齊向這裏斷送始得。所以屏山居士折裏一舉，雖為青原雪焰二公發揚，實為末世參學之本。觀渠發藥，如老吏斷獄，是非立定。看他從始至終，不死在言下。若大法不明，宗綱未透者，亦難委悉。錄中所舉，如南泉牧牛，風穴上堂，與圜悟無盡，洞山、臨濟、雪竇、雲門諸語，剔抉殆盡。至風穴一則，猶為關鍵。老漢昔在晴川，與渠邂逅時，雖未盡發蘊底，已知渠非常流可測也。今年潤能二禪，自西江回，攜折衷一冊。老漢閱罷，時潤在側，乃顧謂曰：『屏山先得我心，先我而言。邇來據位稱師者，十箇五雙，難脫此圈繢。』老漢見渠提風穴一案，良快人意，忍俊不禁。亦欲從傍要與古人相見。」遂舉：「風穴上堂：『若立一塵』」師曰：「殺人須是殺人刀。『家國興盛』」師曰：「行住坐臥，甚處去也。『不立一塵』」師曰：「活人自有活人劍。『家國喪亡』」師曰：「從來動他不著。雪竇拈杖」，師曰：「頭上霹靂，足下電光。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師曰：「杓柄卻在長龍手裏。所以風穴和尚係臨濟老人四世孫、南院之子，師承稟受，最有家法。如南院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師曰：「有多少奇特？僧便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逐塊韓盧，有甚交涉？院

曰：『是。』憐兒不覺醜。僧便掀倒禪床。」師曰：「且喜救得一半。院曰：『這瞎漢亂做。』」師曰：「收得燕南，又憂塞北。僧擬議。」師曰：「莫是壁立千仞麼？院便打趁出。」師曰：「面目猶在。又風穴於汝州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師曰：「不消一捏。『去即印住。』」師曰：「一封書未返。『住即印破。』」師曰：「千樹葉皆飛。『只如不去不住』」師曰：「湘之南、潭之北。『印即是？不印即是？』」師曰：「把斷要津。」又云：「水洩不通。『還有道得的底麼？』」師曰：「特拋香餌。『時有盧陂長老出云』」師曰：「果然一釣便上。『某甲有鐵牛之機。』」師曰：「太輕日生。『請師不搭印。』」師曰：「我也為你著忙。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卻憐蛙步展泥沙。』」師曰：「何患知之者寡？大眾！你看他風穴父子竊得祖翁些子氣息，各自撐門啟戶，要你學者向他劍刃上行、冰輪上走。你若偷心不死、大法不明，欲入這般門庭，何啻十萬八千？」良久，驀拈杖云：「心眼活句一時閒了也，汝等諸人直下薦取。」靠拄杖，下座。

江南善士紀懷元為薦先考彥樓老居士小祥，請小參。以拂子向空畫一畫，云：「還委悉麼？若也直下知歸，便請各自回堂；如或未委，不免從頭註破。」良久，云：「有大陀羅尼名為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羅密。所以，諸佛於此處兜率天放大悲光，攝受群品；及至初生，手指上下震動一切世界網，以至坐吉祥、降魔軍、入涅槃。諸大菩薩於此以金剛心蓮如幻智，能以眼處作耳處佛事、鼻處作舌處佛事、意處作身處佛事，無有增減；聲聞於此具八解、六通，遊戲自在，翫水娛山；辟支於此出無佛世，以無生忍耽取涅槃；歷代祖師於此豎拂、拈椎，橫說、直說，隨處安隱；諸天於此離生喜、捨念盡，知樂厭寂；修羅於此破三有城，斷除驕慢；地獄於此覺悟無生，得究竟空，不起罪性；現前四眾等於此發菩提心，將來畢竟證入圓明。且道彥樓居士分中還具些子也無？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

張雪嵒居士請為先文林公對靈小參。師豎拂云：「只這是相隨來也，釋迦、彌勒一齊退位，百千諸佛同降旗，山僧何處有第一句、第二句與諸人商量？只一起現成公案，不免舉似。只這文林公贊堯老居士，本貫西蜀渝州人，以鄉貢進士於吳，於晉作從官，簡刑清，視民如赤，不下羊叔之峴首，處事極有家法，片言折獄，晉人至今稱之。居恒喜讀佛書，又當作淡惺世語以警悟流俗，緇輩進門無不受其澤者，惟同里僧未預其數。後來捐館時，眷屬並不提及世諦事，惟高聲朗誦『願生西方淨土中』數十聲而卒，豈非前報世中事，恒沙佛果因成就，故爾首擊尾應者乎？然則山僧今日於此黃藤山中靈室之前又何以進之居士？」遂拈香云：「戒、定、慧、解

脫、解脫知見，香嚴雲網遍罩十方，有情、無情遇斯香者，決定作佛。汝諸人聞見麼？聞見分明，未是好手。昨日有人從湖上來，不得秀州信，雨過石苔青，山行屐齒印，百事不干懷，自然心無病。」又以拂子擊案一下。

江寧林德甫居士為亡友馬應龍建法華會，請小參。「山僧未離晴川時已為華劈了也，還知麼？若知，黃面瞿曇一時義墮，說甚彌勒起疑、文殊為說？智如鶖子底且居門外，不退諸菩薩插手難入。此事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卻面門，鐵山岌岌、玉海沉沉，如斯舉唱，率土望崖，垢面灰頭罔稱作者，放一線道卻有商量。」拈杖，云：「一切障礙即竟究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波法都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為般若。啐！為甚抄他古聖、文字他家？閒曰曠地界至自明，朽大碗小不消提得，何須驢呼菩薩、馬漢羅漢，然後著如來、入來室，坐如來座，對現色身，色身三昧是甚麼閒？今日德甫居士耑為亡友啟建法華勝會，禮請山僧特為表揚，敢煩緇白大眾朗誦一句伽陀，用資冥福。」良久，眾無出，乃撫掌高歌曰：「秋風颯颯墮闌干，冷月斜飛映水寒，彈指便超生死地，不勞筋力向南參。」又彈拄杖一下，下座。

雲石禪人請為亡師佛智禪宿百期小參。拈拂子向空劃一劃，云：「有法門名無盡燈，三世諸佛、歷代祖師，若聖若凡，情與無情，盡在這光影子裏。既向這裏現前，諸人睜眼看著、側耳聽著、舉步踏著，何須山僧從新起爐作龜、打艸驚蛇然後得哉？則佛智禪宿未離蜀時，此段光明也不曾減，發足南來又何曾增？既無增減，總是一箇清淨平等法門。山僧今日轉此清淨平等之法，敬為佛智公百期之辰耶作現前佛事。敢問諸人：如何是現前佛事？」良久，曰：「河橋新漲藤萼雨，山路無人空鳥啼。」

雪巖居士請為先周太孺人對靈小參(孺人法名行圓)。師高聲喚云：「行圓道人！曠大劫來事瞞道人一點不得、道人日用事瞞山僧一點不得。既瞞不得，為甚有凡、有聖？有生、有死？有苦、有樂？有智、有愚？病在於何？所以道：真如淨境界，一泯未嘗存；能隨染淨緣，遂成十法界。」驀豎拂，云：「這箇是能淨的真如，那箇是所生的法界？」又舉拂，云：「這箇是所生的法界，那箇是能淨的真如？若喚作真如，卻是法界；喚作法界，卻又是真如。」擲下拂，云：「畢竟喚作甚麼？到這裏，苦樂、智愚、凡聖、生死一點也著不得。既著不得，行圓道人安置何處？殊不知他是從故鄉田地上翻出來底，故爾四十年中精進堅卓，直要尋到界至分明處便了。尋來尋去，尋到結角羅紋處，可謂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只得和盤托出，將謂無人。不料山僧以同里之故，悄地一看，頓見冰銷瓦

解。」又高聲喚云：「道人！道人！還知界至分明底道理也無？」喝一喝。
晴川洛伽院主領江右劉伯玉居士請為立塵禪人淨髮小參。拈拂子擊案，云：「一法未起，山堆獄積；一塵纔收，壑塞溝填。不是目前機，亦非向上事，若是得的人，自然知些冷暖。敢問在筵大眾：且道立塵禪人還知有也無？苟或未知，且將無始生死根苗一齊去卻，再聽山僧大眾喝采，為渠唱箇新豐曲子。」良久，高聲曰：「洲晚江寒霜露濃，主人無事過前峰，萬家衰柳空堤外，贏得朝朝暮暮鐘。」
丙午，住龍會庵，示眾。「露一縷於千聖頂[寧*頁]之上，塵塵爾、剎剎爾；擲一塵於萬億剎海之中，恢恢焉、恍恍焉。遠發千鈞弩，倒弄金剛王，也須退後三步，衲僧門下事非小小。」隨拈竹篦，云：「這箇不屬塵、不屬縷，猛火燒虛空，法身藏北斗。便與麼去，猶落今時窠臼，未免喪我兒孫，須是從前所得無量解脫一時蕩盡，洒洒地作箇無依無倚道人，火不曾燒著口、風不曾吹倒樹，無邊無中、無前無後，泥蛇飛入畫屏間，野狐變作師子吼。」卓一卓。
示眾。「高亭直趨而去，辜負德山；趙州洗缽盂了，瞞他作者。直須揭卻頂蓋，剿絕根株，一一玅明、一一天真，風清皇路、月映江樓，猶是無風匝匝之波，務要掀天作用、整葺頹綱，挽他滹沱未墜之緒。今日不免為諸人約法三章：第一、不得權實並用；第二、不得賓主雙看；第三、不得照用齊舉。須向他古德未屙已前驀行一步，庶得祖風不墜，千古生光。還有具如是操略也無？有則出來為古人，雪屈時聞扳聲鳴。」師起身歸方丈。
示眾。「龍以角聽，蟻以身聽，普賢大士以心聽。」拈拄杖曰：「此以誰為聽？昨夜北風起，寥聞打窗聲。」
示眾。「以的破的，以空破空，衲僧門下，切忌羅籠。」喝一喝，云：「祝融峰頂上，露滴萬年松。」
示眾。「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有道：「未開口前錯。」有道：「請和尚歸方丈。」有道：「用第一句作麼？」有道：「此是第二句。」拈拄杖一齊打散，復召眾云：「且來，且來。」眾方回首，師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
因雪，示眾：「者段事下來許久，一片落在你頭上、一片落在你肩上猶且不會，只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韶陽老人歸家穩坐，日出後大有事在，汝諸人切忌向淨潔處躲根，近來巴豆不值一文。」
示眾。「截瓊枝節節是玉，柝旃檀片片皆香。且道阿耨達池龍王年多少？肉重幾許？」良久，曰：「五更侵早起，已有夜行人。」

示眾。「真正過量人，聞佛法二字，如生冤家，始有說分。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的的是箇真人，腳踏實地，自然要做到徹頭徹尾處，方纔了手。不是倚艸附木，依稀相似，摶量卜度來的，是從艸莽裏、鬧市中握一柄金剛王劍，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遇凡殺凡、遇聖殺聖，那管明暗色空、聖解凡情，直到大休大歇田地，是他本領。所以洛浦和尚道：『欲知上流大士，不將佛祖言句貼在額頭上，如靈龜，自身之兆，直下透出，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窮？所謂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也應。』柰大法久淹，名存實亡，又何須說實踐真操、蘊研積稔？一番體才學者，稍有箇螢火之光，已被冬瓜印子印了，不但得少為足，一心只安排出世張本，一盲眾盲，便是此輩瞎卻人眼。山僧康熙初行腳時，叢林方盛，尚有一二老成已見露出如許敗闕。今二十年來，禪林下衰，日甚一日，猶有不堪聞見者。悲哉！悲哉！汝等既來親近山僧，雖將諸方這些惡習洗得乾乾淨淨，全身放下，拚一生不想出世，受得山僧鉗錘、入得山僧閫奧，十年五年若不徹頭徹尾、蓋天蓋地，山僧為汝入地獄。」

普請，摘二茶，示眾。「舉一不得舉二，乾峰老人一場特地。雲門奴見婢殷勤出來，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懞懂的只是懞懂，惺惺的只是惺惺。仔細撿點將來，各與二十棒，一棒也較不得。汝諸人還知落處麼？[○@｜]。」

法語

示雙林居士

一椎打透底人，猶落雲門病處。直須寒灰發焰，枯木萼開，轉折周旋，件件不在別裡。所謂大休大歇，安樂法門也。此事如鬧市街頭交易濃處戥秤一般，絲毫也瞞他不得。雖瞞不得，卻無可指示處。雖無指示處，銖兩自明，一度拈來一度新。南嶽謂馬祖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蓋心地法門，非口傳心授而可得者。得一步，便得一步受用，何妨在熱鬧處。鬧處得力，便是靜處省力也。古人淳誠，且三二十年，方得成辦。非若世人讀文誦字，一目便了。臨濟云：「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事務冗遏時，不須排遣。拈起一物云：「是什麼？」復拈一物云：「畢竟是什麼？」不可坐在淨潔處，便作受用，連者一段，亦須打脫。打脫了，再看僧問雲門：「弒父弒母，佛前懺悔。弒佛弒祖，向什麼處懺悔？」門云：「露。」山僧恁麼告報，全身坐在荒艸裡也。問話了，荅話了，拈

卻棒，去卻喝，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夜來風起，吹上壁角，須看此外大用。如何是此外大用？

送卓雲上座參方

未得知有，直須知有；既得知有，坐斷知有。法中細大，磊落丘山，種種殊勝，一時蕩淨，始具得半隻超方眼，便爾拈一莖艸，走殺衲僧，解開布袋，正令全提。方於百眾人中，劍下鋒頭，橫身自在，逢場把戲，如入無人之境。吾宗定上座、廓侍者，其殆庶幾焉。是以濟上門庭，所貴臨機轉握，主賓互換，在覿面提持間。昔人謂如馬前撲，良有以也。近代多以格則程限定論先宗，而每遭輿議，心竊鄙之。昔余在眾時，聆之啟、禎間太保良玉秦公將兵伐渝，起師時，諸將議曰：「請將軍策。」公曰：「茲時耳目交加，臨陣有酌。」為將者尚貴臨陣，況綱宗中事，庸詎等閒？益州卓雲戒公始參德山，次覲大老，復以桑梓之懷謁余鄂渚。　康熙丙午，余開法漢上，公亦與焉。每來室中咨決真要，余知其入手處，實則俊辯逸格，乃若大法深杳，濟上閫奧雖未盡豹，而大樣可觀，僅非學地得少為足者比。邇來多有未嘗一橛者，欲冀師家印授，而亦有欲速成者，不分緇素，遞相虛統，皆所目擊者。室中與公嘗嘆古宗師如老汾之作、縣之峻，有今刻意而弗能也。余與公雖未近古，亦非今之體段，至於遍歷諸方，先聖所範。昔無德參見七十餘員，猶以未見聰公為憾，蓋不可不行。雖然，毋蹈開聖後轍，取登座之慨，惟公念焉。浙西有大覺吼老，孤陋寡聞，爪牙劍刃不下神鼎，德嶠倘若扣渠，定有以誨也。因書二偈以贈。徑庭舒廣海雲吞，六合攢將共一門，逢著賊身休薦取，潛鋒且看別乾坤。綱宗透脫絕羅籠，拶著渾身八面風，送子南征無可贈，祖庭端在凌霄峰。

示陳玉甫居士

真實悟心之士，自然如珠走盤，活活鱍鱍，不是倚艸附木，見人東說東、西說西，影響音聞，是從無量劫來一齊翻出的。故爾隨處作主，遇緣即宗，左逢右遇，能大能小，皆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現量一著子。先聖得此印，所以不起滅定現諸威儀，不捨道法示凡夫相，拈香撥火、運水搬柴，何曾障著些子？風行空而舟御水，脫脫洒洒，豈不快哉？到這裏，正永嘉所謂：「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非是強為法如是。」故莫看前輩如是說話，坐在無事界中，一切落空又不是也。須知當人親證之時，直下求空了不可得，故曰：「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卻面門；如

喻太末蟲，處處能泊而不能泊於火焰之上。」旨哉言乎！近代佛法可傷，為師者既道眼不明，學者又為聲色所扇，且不問撥艸瞻風畢竟為著何事，徒快一時，從此一盲眾盲沿之不息，轉相授受而正宗微矣。玉甫居士遍參諸方二十餘年，　康熙丙辰見汶叟於晴川，從前所學盡形披露，汶叟亦不肯以近代息氣相待，一味以本分期之，雖向上眼未開而腳跟已正，因緣到來自是不差。我又觀之，居士如已成之龍，只次點眼，藥信若發，何怕你不掣天飛去？則山僧所說都是剩語也。

示彭君甫居士六十法語

○此是一切諸佛毘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能於法界示眾影相。法界海旋，靡不隨入。出生一切三世諸佛智光明海。法界所有諸安立海，悉於中現。如是則酒樓上，市肆中，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釋迦不先，彌勒何後。一代時教，是甚麼熱。大千七百則葛藤，且喜沒交涉。塵塵爾，剎剎爾。象王行處，自絕狐蹤；獅子返躑，無容顧佇。有如是威神，有如是自在。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放下钁鋤，揭開腦蓋。我此法印，為欲利樂一切眾生。小根劣器，勿妄宣傳。苟或如是，豈不佛法斷滅，掃蹤絕跡也哉。須知如是之人，始學如是之法。以如是法，接如是人。如是如是，權作居士六十生辰一段佳話也。呵呵。

示程聖裔居士

此無比法，如難信珠，真正過量人，不須抬眸，已落吾彀中了也。世間有可見可知之法，人自信而無疑，惟此無可見無可知，所以信之者少。信之既少，又誰為行之者乎？其或信之既篤，則便有行之路矣。故曰：「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曰：信能增長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則知三賢十地諸位賢聖，亦是以信為入道之初因，故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以至妙覺果海，成無上道。究其所以，亦不外乎信向之深，故有如是之果感不昧也。聖裔居士漢城舊，識高學富，信道有年，惟於向上一著，不能前於室中，咨其要領。余蓋嘗以福州名品因緣似之矣，既退其殼，又剔其肉，而居士猶不下口，斯道之難歟？總之，念不一而心未耑耳。李文和參開悟之後，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此便是古人一的極切方。莫今日也與麼，明日也與麼，弄到三十，自未免空度一生了。況此時落日啣山之際，風燭艸之年，一寸之陰，當以百寸之金是警，若得朝聞其而夕死，是大

幸也。戊午春，予因受應山之請，臨別無可為念，聊書數語為居士勗焉。更有箇要緊方兒，欲學此道，須做一箇有氣死人，把十方世界情與無情、若聖若凡，一齊坐斷，來喫山僧手一頓拄杖子。
送明愷二化士出山示語。「青山萬朵，白雲數封，有條攀條的，要向紅塵堆裏、聚落叢中插一隻手，扶起淨山巴鼻，正是科發少年第，龍頭屬老成，莖艸瓊樓，再開生面。老僧只得從傍喝彩，唱箇善為道路曲子。」良久，曰：「囉囉招，囉囉搖，囉囉送。還有末後一句，待渠新化歸來，為渠說破。」

寶慶府邵陽縣弟子謝學禮、法名德智，捐資刊行

萬峰出山王錄卷一。惟冀當來世中，得大總持，成一切智。

萬峰汶翁童真和尚語錄卷一

萬峰汝翁童真和尚語錄卷二

侍者德林記

真讚

出山文殊大士(并敘)

攝大千於一毫端中，收法界於微塵影裏，鞭艸血流，頑石吼聲，此蓋文殊、普賢大人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惟證者知之耳。予觀永豐隱上人所存出山文殊師利之相，神觀靖深，儀容淡遠，如性起妙德，未曾度再，使予深生渴仰，謹拜首稽首為之
讚曰：
從一毛端上，突出金剛圈。倒騎雲中獸，還我未生前。手中如意得自在，剎剎塵塵午夜天。

須菩提

千山與萬山，都在腳板底。一缽與一杖，多嗔而少喜。倩我來題讚，萼開於碓嘴。咦！從此播揚於諸方，百眾人前喚不起。

初祖(本維那請)

西天既無此土，安有別井離鄉，枉自生受。梁王殿上納敗一場，少室門中罕見知。有一瓢一履在人前，面皮曾有幾多厚。木禪千萬莫學伊，學伊和你一下醜。咦，日月逝兮且頻頻，猴愁樓兮狗走[打- 丁+中]。

趙松雪十六羅漢圖(仁敘)

畫家之妙，在元世松雪盡之矣。松雪不獨艸萼、木石、山水、翎毛，而猶刻意人物，兼擅諸家。諸家不能較一籌者，此十六大阿羅漢是其一也。神情杳靄，悠然靖深，去千百年，生氣還發，光相奪人，不待維摩大士入不二門，而超然火點明燈者。金沙李君龍孫得之古郢，歸以示予，遂再拜稽首為之
讚曰：
古藤摵碎楊萼夢，疾栗空山水霞凍。赤腳撐開去路行，野調無絃再三弄。趙家畫譜古今騰，韓幹道子孰焉勝。幹唯畫馬無他說，

道子傳神亦可矜。豈如此卷光芒久，情怡意暢猶相守。厥工靜悍毛髮寒，冷焰驅馳煙波走。二八阿羅去就輕，停停滄海夜空沉。普陀岙下尋高士，碧浪堆前問故津。曾索龍眠繪煙下，於今趙氏猶堪把。精微浩豁臨天人，欲使空生遙讚野。金沙有叟李龍君，軒昂大坐遠囂氛。相逢尚不言祖意，何暇去補南天雲。

藥王大士(有敘)

大士之載方冊也，事多不同。或謂肇自神農，以其射味百艸，作療億兆，後世遂以藥王預焉。《 首楞嚴》謂藥上、藥王同為昆季，遍探大地，旋味旋知，證圓通門，味因為上，成法王子。而《 法華》又謂出於妙莊嚴王，未詳孰是？此特就其所知而言爾。漢陰李子持大士像，俯祈讚詠，發揚流布。予懼朝三暮四，恐多為大士哂者，遂再拜稽首為之
讚曰：
本來無病，亦無此想，見聞覺知，如拳與掌。手本自然，拳掌各偏，咄哉神農，起病之源。百艸纔嘗，平者自顛，況復藥王，而為先導。證味圓通，能用能照，萬世儀型，當明而妙。智藥療心，世藥療身，維心與身，瓶盂一金。智之與世，二義儼存，我以正眼，觀此法門。如箭中的，如水合冰，掌拳之義，事合如此。非即非離，乃疆乃理，卓彼太虛，風動塵起。稽首藥王，如是而已。

聚雲老和尚

曠百世而上，視億代以下，無釋迦，無彌勒，雲興霞蔚，海湧波飛，星移霧馳，至我師翁。我師翁起十四隆之道，鏗鏗其揚，玉玉其彰，如雷如霆，浩浩汗汗。小子所以弗敢拜首伸辭、鳴鐘伐鼓者，為其道大而不能覆藏也。

慶忠老和尚

巴勒不死，宣杲未亡。二千年不揚之化，日而月之。七百歲未整之綱，大啟廟廊。雷發濤立，玉振金聲。海宇之人，欲模形而無路。豈後生小子，能摸索其鬚龐。老師宿德，跂之斗絕，電光石火，追之未嘗。夫是之謂岷江古佛，安不為之燒香散萼，時時日日，日日時時，勤勤供養。

東明甫和尚

「碎臨濟金剛寶劍，大振西川；斷雙徑攪地之龍，稱雄法海。德嶠之手，雪峰之口，一條竹篦活如蛇，兩樹孤眉絕如斗。如斗絕，似青萍，凜凜高風，淡淡微痕。我今讚禮稽首，要問渠是何人？」良久，云：「果然慶忠老人之嫡子，即是長龍至善之法兄。」

題靈然禪宿像

謂公是大闡提人，卻又輪珠在掌。謂公是善演法人，卻又離言說相。且喜一段胸懷，到處隨緣放曠。袈裟杖缽依身，梵貝香萼是傍。更有一著過人處，要你自裁自量。

彭君甫居士小像

維摩再世，龐老重來。佛祖至道，豈偶然哉。雖居聲色，不墮塵埃。大火聚中，優缽華開。示無言說，其猶春雷。惟道人陳，好肉作災。湘水悠悠，湘山崖崖。不憚艱險，千里持來。智子啟予，拜首庭階。彭君久親，卻不是纔。俯祈讚詠，福彼孫孩。子方晏坐，出緣生海。安詳而起，指顧蒼苔。命管城君，想像音偕。是耶非耶，且掛高齋。乳成酥酪，金置瓶釵。要識彭君，清風下載。

題總持道人小像

柔順利貞，坤道儀型，冰清玉粒，如木舍熏。佐相夫子，女中之英，持家治業，率先以身。幽閒鎮靜，閭巷皆欽，易言舍章，君子所尊。宜爾子孫，螽斯衍慶，吾聞先聖，降跡人倫。或為帝女，或現王臣，終不自言，蠱惑生民。唯除命終，陰有遺音，彭氏道人，皈予多春。字曰總持，諱曰德聞，龐家之婦，[侃- 口+(𠃌 @人)]氏之母。為厭五濁，樂斯淨土，幻海波清，月臨當戶。

徹鑑上座請題飛鳴宿食寒鴈圖

何處飛來雙羽輕，霜天月下一聲聲。分明夢在蘆萼裏，只為饑虛到鳳城。

自讚

蘁南天之木，話東海之濱。計算在驢年前後，收效於空外垂輪。伐毛洗髓，鏤臀斲筋。以為龍驤雲聚，虎嘯風生。大似鎮州出曹門，如說如行。無一法為天下式，而欲步夫古之後塵。其人其人，慚惶積得三兩村。

淳奕禪人請題惟證大師小像

我未見其表，求予為之讚。望空而啟告，非謗即成訕。想像古儀容，依稀舊公案。春至百華香，雨過千峰淡。惟有過量人，達此無邊岸。證成無作心，非秦亦非漢。奕禪持此歸，展向虛堂畔。

偈頌

青州頌送靈峰禪人

青州衫子搆未得，何處披來拜祖翁，趙州老人好解事，到處逢渠撞木鐘。我做沙彌領略時，科頭負痛有誰知，頻年喫盡辛酸苦，畫餅不能療朝饑。是時乃謂豈如此，丈夫窮源須到底，放下雲頭與麼參，不扣他人扣自己。忽然摸得現前句，有口難為對君訴，潦倒白雲屋數間，買絲閒過青楓渡。從頭細算茶鹽錢，撿點環溪幾樹煙，一歸何處處何說，夜行船載明月圓。趙州老，趙州老，別處討。鎮海明珠不在南，無端傾出一栲栳。

壽彭君甫居士

江水重添百尺波，贈君圖畫又奚何？我庵恰在晴川岸，兩地風光未較多。秖有尋常一段事，與君話說非關戲，勿耽靜妙與空沉，天外出頭非所思。龐老曾參馬簸禪，西江吸盡又涓涓，而今露滴依然在，浸殺渠儂鼻孔酸。蓋天蓋地如何說？胸次突然自天則，言前薦取已天涯，句後承之爭見得？到此如何為君壽？聊通一線非虛謬。黃鶴樓在江之南，大別峰從漢水右。

破屋吟

鑿穿鼻孔娘生路，薦得渠儂第二句，牢把肝腸反覆看，虛簷漏壁清光吐。春雨夜來水國分，舊履如舟信不聞，是日天明經磉下，

未全之器那堪文。小窗故硯偏知有，動予書笈呵雙手，細展楊岐屋裏情，光芒何患肘生柳。袁州小院古名庭，錯落珠珍冷袖馨，來日上堂嗟漫項，令人空自想先靈。破陋由來莫可把，飛光散玉無冬夏，只為頂門一線天，室內從他飛野馬。

悼高峰億和尚

歸根聞道葉非遙，強展雲箋雨淚拋，薄幸法門何太苦，千筋擔子倩誰挑。
奉命持衣到楚天，為予缽袋尚悠然，岷山萬里空長在，淚落晴江冷逝川。

輓東明眉山和尚

力荷宗綱二十年，慣拈白刃示參玄，晚來更有堪傳處，赤腳捎空上錦川。(尚臨終偈有「赤腳上西川」之句。)
憶昔同參老慶忠，每成荒句羨予工，牛山竟夜松風亂，殿閣今惟冷畫中。
偶憶當初譚笑裏，先師強健送行時，野田淡晚蒼煙外，留得空亭翠幾枝。
胡波清霽曉江開，幾度傾思想舊懷，門戶潑天何日啟，援毫空把淚珠來。

夜坐

屋角江聲送遠汀，過窗斜月影初停，夜來小鼠窺禪室，半匣寒光映膽瓶。

補船

半載閒雲半載空，老漁無意理衰篷，凄涼煙雨湘江岸，絲網徐垂綠水中。
幾年活計在江湖，秋雨蘆林對遠浦，聞道維揚風色好，卻乘煙棹下三吳。
棹尾漁童小樣身，未通水性向人詢，疑他懷老離丹翠，想見青絲破晚春。
荒艸無情是幾秋，南湖初月漾江流，歸帆倒影疏星外，誰道飛槎犯斗牛。

答澴川諸子

前年偈語多寥落，此日談心味覺深，石塌無錢可堪供，暮雲催鳥出高林。

鏡湖法華庵募修圍墻請言

桃李晴陰缺一圍，遺來山市想非衣，當年愧殺祇圍事，此日何妨回竹扉。

師因學者往往多不薦竹篦子話，久之，乃演成六頌

畢竟喚作甚麼，肝膽一時盡露，直饒伶俐衲僧，到此猶較百步。
畢竟喚作甚麼？初三初四初五，拈來色色現成，何用禾山打鼓？
畢竟喚作甚麼？擬議知君不是，蓋天蓋地一著，不比尋常小事。
畢竟喚作甚麼，非龍非神非鬼，咨爾參玄上人，何妨直下薦取。
畢竟喚作甚麼，一齊為你說了，現前不假思惟，何用南詢諸老。
畢竟喚作甚麼，當人切須仔細，照顧頭上霹靂，撒手懸巖在此。

師因學者請益世尊初生話，不契師意，者再進，師曰：「聽取一頌。」

平生尊貴忽然墮，莫是羅睺入命宮，南北東西無著處，是誰收在一塵中。

送行腳

削竹為杖，刳木為瓢。蹈襲春衢，以歌以調。趙州驢腳，過橋斷橋。風吹古道，不消不消。
古道無已，窮之無底。問水尋山，彷彿千里。千里持來，捨事就理。哀今之人，如是而已。
蹈古驅今，料水打碓。多少癡兒，隨行逐隊。費艸鞋心，把春風碎。退一取三，裂機而對。
世事如也，都莫可把。朝東暮西，驟馳乎下。不知明鏡，為君傾瀉。咨爾禪流，無從打瓦。

古德十頌

初祖

冷壁挨將九箇春，剛纔東到又西行，宋雲蔥嶺相逢日，無限癡腸徹底傾。

黃檗

大唐國裏何消說，不道無禪是沒師，沙場自古無人到，總為腥風遠嶠迷。

睦州

蚯蚓驀過東海水，大藏小藏拔不起，活計生涯說現成，現成何必來問你。

德山

一口吹殘燭影滅，師長恩愈海樣深，溈山老大無人相，為爾全拋一片心。

嵓頭

堂上高呼末後句，雪峰飯裏有生氣，山頭老漢空缽回，莫把從前當小事。

雪峰

山店上機緣熟，打轉當年七尺身，須知更有超宗句，庵內誰分庵外人？

雲門

靈樹口邊已漏洩，入門枉把關兒裂，神光腦後再添椎，抖擻屎腸為你說。

法昌

機裏呈機爭見得，新磨大斧霜華色，小搆精廬山之傍，杖子橫吞潭底月。

浮山

好怪兒郎不識羞，纔開鋪面擬來求，罰錢擯打無餘說，總要渠儂得自由。

雲峰

化米方歸尋化炭，緣疏纔交堂裏換，須知老漢有肝，髑者盆頭光爛爛。

日用偈(有敘)

湧泉四十年打成一片，趙州使得十二時，晦堂伏後方得事事如理，信腳尖頭上也踢出箇佛來。三老人可謂病多諳藥性，得效敢傳方也。余世緣深重，道力衰微，作日用十章，非敢妄比隆三老之長，實所以痛自治焉。

於一切境，郭遍塵沙，了彼世間，夢幻空華。
精麤隨分，毋妄貪著，念彼落迦，安然自樂。
萬事隨緣，勿生貪著，念髻中珠，忍把錯落。
順逆之境，不可計憶，正眼觀來，空萼問蒂。
本無活計，安有倒想？清淨界中，勿使遮障。
寂滅性海，隨汝啗啄，擬欲求之，千錯萬錯。
一念不起，其病尤深，大火聚中，拾取一莖。
稱性之印，豈用思惟，迅雷不及，電火難追。
拈一莖艸，切勿顧佇，那吒喪威，作者罔措。
神符密印，那怕爛著，示與非人，不如燒卻。

紫雲山藥師聖燈成擔公禪師請頌

海印停涵四面時，玉光遙向盞中施，無根樹裏勤栽植，照耀人天不可思。
樹雲深鎖夜珠寒，海湧金蟆萬姓歡，不是如來親指示，幾年幽壤盡迷漫。
重重玉蕊出龍脣，漏出些兒越樣新，莫是心萼時一粲，枝枝勇出少林春。

大光明藏絕羅籠，照徹音雷劫外空，今日拈來堪一笑，通身遍體自玲瓏。

贈鑑上座戒珠頌(有敘)

予昔隱居象山，距三角不一俱盧舍，鑑公與予朝往夕返，尚矣。逮予主領萬峰，與三角又隔一帶水，略為險遠，而公與予神往契洽，有不可解。丙寅冬，偶因四來禪學請演毘尼法於山中，公不畏寒霜，弼於荒墅。予因觀近代時風，深為長喟。如鑑公者，豈多得哉？因作戒珠言二章，為異日法中左券云。

戒珠圓淨逼天涯，錦縫重重秋故家，回首遠山蒼綠隱，夕陽西射晚峰斜。

眉宇豁開鴻陣外，海山依舊畫圖新，勞勞亭畔敲春雪，誰聆清商向紫宸。

示松書狀(并敘)

甲子春，予始領萬峰，石松來參，便問：「生死到來，那裏是安身立命處？」老僧向他道：「無間地獄裏。」松於此稍知些屎臭氣。是秋，因事出山，往芙蓉、大溈、福森諸處，咸有印授。松始終不忘予無間獄話，聿來湘中，依實供通，不忘所自，固知渠非近來趨火赴炎者。此子嘉其為人，因書二偈，昭示來者。

躍冶精金非瑣碎，前箭猶輕後箭深，毛錐子上翻身轉，箇是出頭天外人。

叩予安身立命處，波吒無間一悠哉，不是等閒相誑惑，老僧曾向此間來。

示寶明

寶明妙性，不離塵勞，瞻之仰之，惟此最高。

示行滿

水月空華，無在不在，如是修持，六賊自敗。

示靈應

塵勞之儔，為如來種，左右逢原，隨機變動。

示長源

其流既清，其源必長，方知海印，只在尋常。

示涵照

坐臥去來，惟憑空慧，達本還源，不須理會。

示初修

無上寶印，照耀兩間，惟在力修，莫作等閒。

示清和

雲廓天際，海浪澄波，無邊剎境，不離愛河。

示見昇

如月之恒，如日之昇，迥超群象，爍彼太法。

示慧力

一塵翳天，一芥墜地，慧力難思，是真實義。

示惺源

伸手摸著，舉步踏著，日用尋常，惟汝自樂。

僧請益德山托缽話，師拈杖約退。僧再進，師曰：「我恁麼泥水，自合喫一頓了。」僧曰：「豈無方便？」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師曰：「汝作如是會耶？」隨後又打。僧禮拜，師曰：「聽取一頌：

「太阿冷處逼人寒，潦倒毘頭把事探，若向三年尋活計，白雲依舊覆青山。」

臨濟示眾云：「山僧今日見處與佛祖不別，若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第一句

不向劫空求寸地，那容栖泊未生時？夜來得箇楊州夢，騎鶴腰錢過隴西。

第二句
　纔涉言思已不堪，擬裝珍御好羞慚，林稍未見羚羊術，和煙摧折玉闌干。
第三句
　諸佛眾生水上波，四海參尋會也麼？只因病入膏肓甚，空令歲月易蹉跎。
第一玄
　爍然全無縫，從教海岳昏，打破秦時鏡，內外絕疏親。
第二玄
　扶去眼中屑，抽來腦後箭。不動(一)絲頭，請觀舊時面。
第三玄
　出頭天外去，何處是爾家，面前三畝地，只合種桑麻。
第一要
　第一要，迥絕威音兆，四面沒遮攔，無容通鳥道。
第二要
　第二要，無人踏得到，唯有謝三郎，撥轉蘆灣棹。
第三要
　第三要，華亭剛罷釣，一橈落水中，拈了臟脂帽。
先照後用
　先照後用，電掣雷轟，只知驟雨，不見游龍。
先用後照
　先用後照，孫臏減灶，事在臨時，無容作造。
照用同時
　照用司時，作者須知，思量擬議，便落今時。
照用不同
　照用不同，南北西東，隨處作主，遇緣即宗。
又示眾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
　金剛王劍，無容擬議，擬犯其鋒，伏屍萬里。
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
　踞地獅子，其風凜冽，不動纖塵，諸聖腦裂。
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艸
　探竿影艸，不遲不早，大用現前，紅日杲杲。
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
　不作喝用，何曾定動，趁得老鼠，打破油瓮。

佛事

為東明和尚入龕

以杖指龕云：「本無位次底人，卻有位次；本無安排之地，合共安排。雲從龍，風從虎，南北東西不覆藏。此是吾兄真落處，且道落在甚處？」以手指龕。

封龕

「者條金鎖玄路，以被法兄把斷久矣，還要如何折合？」顧眾云：「一齊緊封密釘。」

起龕

「盡大地承他不起，盡法界籠他不住。去此二途，合作麼生道？卻請老法兄證盟。」

秉炬

「兄為弟持衣而來，弟為兄送行而去。雖然來去不同途，要知各有出身一路。且如何是出身一路？飛星過水和天碧，日出屏南嶺外看。」

收骨

捧骨，云：「今辰乃二月十日午時了，只者時節，我法兄本不曾生，天蓋地擎；我法兄本不曾滅，光前顯後。白雲去而復還，閒鳥飛而弗度，此猶是現前句子，尚未見末後句子。敢問諸人：何名末後句子？」以骨送瓶，云：「高著眼。」

為心一上座封棺

拈杖云：「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有去來，如是則生而無生。」又拈杖云：「真如淨境界，一泯未常存，能隨染淨緣，遂成十法界，如是則滅元非滅。既無生滅，心公上座畢竟歸之何處？我聞并信受，都是假名陳。」

起棺

「天不能覆，地不能載。心公上人，得大自在。見麼？繡出鴛鴦著眼看，會得金針在誰手？」

下火

豎火炬，云：「井星入斗牛，彤雲眠玉兔，豁開三要關，便是生前句。既是生前句，也須煆過始得。」

安骨

以手指瓶云：「外內虛敞，止正吉祥。是安樂法，是解脫場。千聖齊立下風，萬靈一一斂藏。若能如是，上座權且踈著。」

雲石禪人請為亡師佛智禪宿封龕

以手指龕云：「此大解脫法門，惟我佛智禪宿證入久矣。現前諸人，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既是聞見分明，但請一齊封釘始得。」

起龕

驀拈杖，云：「不動道場，烜赫威光，智公於此要行即行、要去即去，何有障礙？直饒山僧到來，鼓兩片皮已是無端了。」喝一喝。

下火

豎火炬，云：「紅日照山村，白雲藏玉兔，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此箇時節乃智公禪師放身捨命之時，同里分中卻又如何餞送？」良久，云：「欲得腦後神光現，須從滔裏捨莖毛。」

為聖則禪人起龕

「清淨界中本無遮障，平白地上卻有淆訛。則禪人，惺惺著，玄關金鎖一時開。脫卻籠頭，卸卻角馱。」喝一喝。

下火

以火炬指云：「大光明藏迥絕羅籠，本色場中了無遮障，吾兒撒手還鄉，莫守寒巖景象，絕幻妄之根苗，脫群生之伎倆，好乘般若大舟航，莫肖南浦三生上。」遂下火。

為自隱禪人起龕

驀召靈室云：「自隱！盡天地是鑪炭鑊湯，汝作麼生來？盡大地是刀山劍樹，汝作麼生去？」師微哂曰：「幸有這條路，許汝出入。」便起。

下火

師以炬指云：「目前無闍黎，逼塞虛空；此間有老僧，白雲萬里。今日良辰美景，節屆應鐘，乃我自隱上座放捨四大之時，老僧只得打開大涅槃門，掀倒寂滅性海，使汝撒手還鄉，榮家樂業。還知麼？惡水潑來成第二，鈍根錯過問前三。」遂攛下火炬。

為蘊空禪人起龕

師召云：「蘊空！者段烜赫威光，汝未遇山僧時亦何曾減？今日山僧送汝出山又何曾增？既無增減，渾是一箇安樂法門，汝可撒手還家，受用自在。那裏是撒手處？」喝一喝。

下火

師以火炬指云：「大火聚裏不許藏身，此是汝安身處；塗毒鼓邊未容側耳，此是汝信受處；汝於淨山建立功隆，迎請山僧開正法眼，此是汝將來受用處。惟有末後一句未容無說，還知麼？」以火炬畫圓相，云：「無量光中自在身，等閒莫受他家惑。」遂下火。

寶慶府邵陽縣弟子王之明，率男
王(鼎合　鼎玉)，捐資流行
萬峰童真和尚語錄卷二。惟冀當來
世中，一聞千悟，得大總持。

萬峰汶翁童真和尚語錄卷二

萬峰汶翁童真和尚語錄卷三

侍者德林記

舉古

舉：「睦州上堂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信受奉行。』問僧：『我適纔念甚麼？』僧云：『和尚念經。』州便打云：『此老古錐，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師云：「睦州好一段經文，叵耐念得不全。何故？心不負人，向甚處去也？」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意？』州云：『無施設處。』」師云：「者僧探頭太淺，趙州有話難圓。千華當時值如是問，但劈頭便打。何故？免使他坐在者窠窟裏。」
舉：「明招偈云：『師子教兒迷子法，進前跳躑忽翻身，羅紋結角交加處，鶻眼龍睛失卻真。』」師舉了，時有僧入室，乃召僧，僧進前，師拈杖約退，僧作怕勢，師云：「洎被打破蔡州。」
舉：「僧問玄沙：『大耳三藏第三度為甚麼不見國師？』沙曰：『爾道前來兩度還見麼？』雪竇拈云：『敗也！敗也！』」師云：「錯！錯！」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靈者？』州云：『淨地上屙一堆屎。』僧云：『請和尚的旨。』州云：『莫惱亂老僧。』」師云：「不然不然，如是如是。」
舉：「雪竇一日見二僧來，拈起拄杖云：『與你二人分取。』僧云：『只恐和尚不平。』第一僧云：『那上座先到雪竇。』竇云：『有功者賞。』」師云：「雪竇好根拄杖，柰者僧承當不下，反合有頭無尾。山僧若作者僧，待雪竇與麼道，即向前將他拄杖折為兩段，管教雪竇有口分疏不下。」
舉：「僧問智門：『空王殿中以何為侍者？』門云：『樓至佛。』」師云：「且道渠是甚處人？」
舉：「雲門一日云：『三祖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乃云：『秖者裏悟了。』拈起拄杖云：『乾坤大地有甚麼過？』」師云：「更要買艸鞋。」
舉：「僧問慶忠機和尚：『趙州「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是何意旨？』忠曰：『趙州二字，吾不喜聞。』」師云：「長者長法身。」又云：「買帽相頭。」
舉：「僧問慶忠：『如何是正法眼？』忠曰：『烏龜開夜市。』」師云：「難為牙保人。」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山云：『看看冬到來。』僧云：『畢竟如何？』山云：『即便春風至。』」師云：「應如是知，如是見。」良久，云：「移取廬山來。」
舉：「僧問趙州：『世界變為黑穴，未審此箇落在何處？』州云：『不占。』僧云：『不占是甚麼人？』州云：『田庫奴。』」師云：「趙州老人無大人相，只管膽小。千華則不然，設問不占是甚麼人，向他道：『進前來為汝分曉。』」
舉：「僧問南院：『凡聖同居時如何？』院云：『兩箇貓兒一箇獰。』」師云：「可知禮也。」
舉：「僧問聚雲真和尚：『如何是當機一句？』雲打云：『速道，速道。』僧擬議，雲直打出。」問僧：「你道老聚雲意作麼生？」僧曰：「須是恁麼人，始解恁麼事。」師曰：「你作如是會耶？」乃拈棒亦打出。
舉：「僧問聚雲：『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意旨如何？』雲吹一口。」師曰：「錯會者如麻。」
舉：「法眼上堂云：『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法燈云：『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云：「一人船行，一人陸走。」拈拄杖劃一劃，云：「連者般道哩也無？」
舉：「趙州一日上堂云：『兄弟但改往修來，若不改，大有著你處在。』」師云：「常見趙州具掃蕩建立手段，何故到此兢業？知麼？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舉：「瑯琊上堂云：『句中薦得，遊子返於故鄉；意中薦得，方解事於尊堂。』」師拈拂子擊案云：「者是句，那箇是意？」又拈拂子擊案云：「者是意，那箇是句？」隨擊案兩下。
舉：「智門綱宗歌曰：『昆明池裏失卻劍，曲江池內撈得鋸，齾齾齬齬且過時，莽莽鹵鹵河沙數。糲竭節，拽露布，伶俐衲僧通一路。』」師云：「可恨者一路，引人墮坑落阱。」
舉：「盤山道：『向上一路。』瑯琊云：『滑。』」師云：「大通車馬。南院云：『壁立千仞。』瑯琊云：『險。』」師云：「細不通風。臨濟道：『石火電光。』瑯琊云：『鈍。』」師云：「劍去久矣。」
舉：「僧問聚雲：『一句當軒八萬門，如何是永絕生死句？』雲曰：『毘盧頂上行。』」師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學人不會。』沙曰：『要騎即騎，要下即下。』」師曰：「可謂真南泉之子矣。」

舉：「古人因雪上堂云：『雪！雪！大地山河一齊說。』」師云：「說即不無，爭柰凍殺法身？」
舉：「古德云：『髑髏常干世界鼻孔磨髑家風。』」師舉此，高聲喚云：「行者將簑箕笤帚來。」
舉：「吳尚書訪睦州，至門首便問：『三門俱開，弟子從何門而入？』睦召尚書，書應諾，睦云：『從信門而入。』」師云：「州好箇話端，叵耐紆曲了也。若是千華，值如是問，亦不負尚書，使他別行一路，免得後代邪師輩往往效顰，坐在睦州窮臼裏。」良久，云：「我恁麼道也是閒(分解)。」
舉：「天衣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師云：「千華當時值如是問，但禮拜而出。」
舉：「南泉遷化，陸亙大夫到院，主云：『大夫何不哭？』大夫云：『道得即哭。』」師代云：「苦！苦！」
舉：「徑山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了我也，即今因甚麼瞌睡？』僧云：『如是，如是。』山云：『道甚麼？』僧云：『不是，不是。』山連打兩棒，云：『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師云：「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喝一喝。
舉：「徑山問僧：『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僧云：『總得。』山曰：『拋卻甜桃樹，緣山摘酸棗。』」師云：「者僧膽大如斗，豈知徑山有陷虎之機？仔細撿點將來，也是憐兒不覺醜。」
舉：「僧問智門：『三身中那身說法？』門云：『闍黎鼻孔塌。』」師云：「者話且止，要問智門畢竟那身說法。」
舉：「龍門佛眼上堂：『眉毛眼睫最相親，鼻孔唇皮作近鄰，至近因何不相見？都緣一體是全身。』」師云：「可惜！當待座下無箇衲僧，但打一盆水來，看渠面皮厚多少。」
舉：「僧問雪竇：『如何是實學底事？』竇云：『針答不入。』僧云：『乞師方便。』竇云：『水到渠成。』」師云：「昔有僧問予：『如何是實學底事？』答曰：『長街鬧市。』進曰：『某甲不會。』答曰：『背山臨流。』且道與雪竇差多少？咄！」
舉：「慶忠示眾：『三教門下不許鑽龜打瓦，一味本分艸料，肚飽學人有與伊喫，肚饑學人無與伊喫。十數年前口邊即得，十數年後口邊不得，一向釘樁搖櫓，又是當面錯過。』」師云：「只饒將來，他亦不受。」
舉：「石頭《參同契》曰：『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師云：「有理不在高聲。」

舉：「晦堂和尚示眾，擊繩床一下，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遍在諸人耳。』」師云：「無病服藥。」又云：「土上加泥又一重。」
舉：「睦州陞座云：『首座鄣？』答云：『在。』『寺主鄣？』答云：『在。』『維那鄣？』答云：『在。』州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師云：「往往見學者多作無事看去。」復云：「睦州，睦州。」
舉：「寶峰巴掌和尚上堂：『日月照臨不到，天地覆載不著。含元殿上問長安，直捷便是逍遙路。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來又轉西。昨夜霜風露消息，吹落林萼三五杖。』」師云：「信受奉行，一齊作禮。」
舉：「寶峰示眾云：『日用事無別，一隻艸鞋爛，前後兩半節，費了多少線？如何是艸鞋爛底道理？雙頭驢兒三隻角，一根龜毛重七斤。』」師云：「茆舍無燈照，開門放月來。」
舉：「僧問慈明：『海上雲遊時如何？』明云：『苦。』」師云：「向後自看。」
舉：「僧問玄沙：『承和尚有言：「聞性遍周沙界。」雪峰打鼓，者裏為甚不聞？』沙云：『誰知不聞？』」師良久，云：「聞麼？」以拂子擊案一下。
舉：「明覺上堂云：『胡蜂不戀舊時窩，猛將不在家中死。若是箇漢，聊聞舉著，剔起便行。』」師云：「猶作不得千華兒孫在。」
舉：「三目芝和尚，有講主來參，問：『離名離相，以何為師？』芝曰：『蟭螟眼裏推石輥。』主云：『學人不會。』芝曰：『螃蟹腔中好汎船。』」師云：「是真實相？是法華經藏？」拈杖，云：「我無故作他座主奴也。」
舉：「曹山四禁語云：『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慶忠和尚頌云：『天不覆，地不載，滅佛祖，空世界，狸奴白拈，烏龜螃蟹。』」師拈拄杖橫按云：「不得動著，動著即禍生。」放下拄杖云：「破碎不少，汝輩茄子瓠子那裏得知？」
舉：「陸亙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甚處得許多手眼來？』泉云：『如國家用大夫作甚麼？』」師云：「我則不然，待睡著時向你道。」
舉：「明覺云：『祖師不到處時人知有，時人不知處過在祖師。』」師云：「千華到此不向汝道，為甚不道？上機之士未免刻舟而求。」
舉臨濟凡見僧入門便喝，師云：「臨危不變，能有幾人？」

舉：「僧問汾陽：『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陽曰：『青絹扇子足風涼。』」師云：「還當得麼收？」
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師云：「者僧還會也無？切忌向聲色裏作活計。」喝一喝。
舉：「僧問米和尚：『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也無？』：『。』曰：『秖如真正理作麼生達？』米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於，契書是甚麼人做？』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米曰：『平地教人作保。』」師云：「便如是道理，達真正理也無？」拈拄杖云：「拄杖子不狗人情，一齊穿卻你鼻孔了也。」
舉：「僧問慈明：『失前忘後時如何？』慈云：『不。』」師云：「大似空舟載月。」
舉：「趙州因官人問：『丹霞燒木佛，院主因甚眉鬚墮落？』州云：『官人宅內變生作熟是甚麼人？』云：『所使。』州云：『卻是他好手。』」師云：「鞏縣茶瓶喫一椎，擊碎饒州白磁碗。」
舉：「僧問慶忠：『生死到來時如何？』忠曰：『昨日晴，今日雨。』」師云：「好與他箇笠子。」
舉：「雲嵓因院主遊石室回，嵓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為秖恁麼便回？』主無對。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嵓曰：『汝更去作甚麼？』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師云：「一齊打入生死海中。」又云：「若作佛法流布，相續也大難。」
舉：「徑山問僧：『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你作麼生會？』僧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某甲只恁麼會。』山高聲云：『抱取貓兒來。』僧無語，山便喝出。」師云：「賊身已露。」又云：「險。」
舉：「僧問巴掌和尚：『如何是體？』掌云：『坐下。』『如何是用？』掌云：『起去。』『體用雙彰時如何？』掌云：『老僧無丈人。』」師云：「自攜瓶去沽村酒，卻著衫來作主人。」
舉：「慶忠問明行者：『甚處去來？』者云：『村中來。』忠豎起拳云：『還有者箇麼？』者云：『有。』忠云：『因甚道有？』者云：『恰。』者又問：『和尚者裏還有者箇麼？』忠云：『無。』者云：『因甚道無？』忠云：『恰。』」師云：「雙明亦雙暗。」
舉：「五祖演上堂云：『庭開金菊宿根生，來鴈新聞一兩聲，昨夜七峰牽老興，千思萬想到天明。』」師云：「四句要撿一句來作引子也難。」良久，云：「許多人虛度時光。」
舉：「五祖上堂云：『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終而復始，有厭有愛。畢竟如何？但管熟念。』」師云：「喫官飯，屙私屎。」

舉：「明覺云：『傾湫倒嶽，尋常之用，不涉泥水，道將一句來。』自代云：『三千里外。』」師云：「爭免得過？」
舉：「三角示眾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師云：「請且解下多年曆日。」
舉：「黃檗上堂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腳，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師云：「發明從上心髓，拈提祖家活計，黃檗老人固自若也。而今據位師僧，還料揀得古人節絡也無？玉石自應憑巧手，吹毛還許傑人持。」
舉：「明招到泉州坦和尚處，坦上堂云：『大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明招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坦無語。後令小師問明招，招云：『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只是弄泥團漢。』」師云：「坦公直下發明半人所在，自是明招不會。後令小師問渠，轉見作家。獨眼龍回言：『欲識半人所在麼？也只是弄泥團漢。』錦上鋪萼三五重。」復云：「若作得失論量，錯過了也。直饒不錯過底人出來，我正要問你：如何是半人所在？道！道！道！」
舉：「藥山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缽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椎曰：『是第幾和？』高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舀一杓飯便出。」師云：「予見近代師僧亦有用此機者，為之慨歎。要會藥山父子，何啻十萬八千？」
舉：「三聖令秀上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云：『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來。』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教伊尋思去。』」師云：「長沙可謂順風揚帆到岸足矣。」
舉：「長沙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艸深一丈。』」師曰：「予遊叢林，見前輩舉此，乃曰：『長沙大段可謂盡美矣。』予曰：『不然，要得富險上做。』前輩頷之。」
舉：「荊山寶和尚參無念，念曰：『躐縣遊州，畢竟為著何事？』寶曰：『生死大事，求師濟度。』念曰：『汝是荊州人麼？』寶曰：『是。』念曰：『闍黎即今在甚麼處？』寶擬對，念曰：『若便恁麼，猶較些子，佛法不是商量。參堂去！』寶自是潛心座下。念一日喚曰：『闍黎！』寶應諾。念曰：『在甚麼處？』寶於言下領旨。」師云：「敗也！敗也！頷下採珠，難求十斛。」
舉：「苦口益和尚參淨慈，慈問：『近離甚處？』曰：『瑞光。』慈曰：『正與麼時，光在甚麼處？』益便喝，慈曰：『且止，汝道西湖水深多少？』益擬議，慈便打趁出。久之契悟，獻投機頌曰：

『臨機一句，不露絲頭。吹毛纔展，大地全收。』」師彈指云：「盡向者裏成等正覺，只得露柱起舞，海水奔騰。」又彈指一下。
舉：「五祖云：『譬如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只是尾巴過不得。』」師云：「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復云：「許多人在尾巴上討冷暖。」
舉：「慶忠上堂：『天一半，地一半，蘇州有，杭州有，打破蔡州城，踢倒黃旛綽，不笑牛首伏羲，則罵孔明諸葛。惡！惡！四時無春夏，一雨便秋冬。』」師云：「好大眾！還會麼？」拈拄杖云：「拄杖子成佛已來甚大久遠。」良久，云：「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舉：「雪峰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卻前後門，乃叫：『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窗櫺中拋入，峰便開門。」師曰：「雪峰若無玄沙，幾乎喪身失命。」
舉：「傅大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師云：「四句要明法身邊事，除非到彌勒下生。」
舉：「慶忠上堂：『天之高也奚足高？地之厚也奚足厚？海之深也奚足深？空之大也奚足大？惟有拄杖子頭頭越格。』卓一卓，曰：『今日郎向二施主有齋。』」師云：「布得春風有夏雨。」
舉：「僧問慶忠：『如何是無漏業？』忠曰：『前不搆村，後不貼店。』」師云：「諸仁者！且道老和尚面目在甚麼處？」自代云：「也勝披露見文。」

寶慶府邵陽縣弟子王之明，率男
王(鼎合、 鼎玉)，捐資流行
萬峰童真和尚語錄卷三。惟冀當來
世中，一聞千悟，得大總持。

萬峰汶翁童真和尚語錄卷三

西蜀嗣相沙門至善頌

南嶽第一世

南嶽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生，有白氣屬天。太史奏之高宗，宗問：「是何祥乎？」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宗敕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年十歲，惟樂書。有玄靜三藏告師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眾生。」垂拱三年，年十五，依荊州玉泉寺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習毗尼藏。遇同學坦然，相與謁嵩山安公。安令詣曹溪見六祖，悟緣具六祖章中。師既得法，侍祖復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　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為學作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作)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作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目)，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柜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　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九秋，日益玄奧。

頌：南嶽磨磚底相分，馬師鄄樣越光新，都盧心地無差法，終不從他語下熏。

南嶽第二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故俗稱馬祖。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於本邑羅漢寺出家，受具於渝州圓律師。開元中，習定衡嶽，遇讓和尚，發明大事。同參六人，惟師密授心印。始居建陽佛跡嶺，遷於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

大曆中，連帥路嗣恭請師開法，四方學者雲集。僧問：「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師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

頌：不是物，推倒天關並地軸，馬師元是漢州人，撰飲綿州藥一服。

南嶽第三世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福州長樂人，王氏子。兒時隨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曰：「此為誰？」母曰：「佛也。」師曰：「形容與人無異，我後亦當作佛。」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參馬祖為侍者。檀越每送齋來，纔揭開盤蓋，祖便拈起一片胡餅示眾云：「是什麼？」每每如此，經三年。一日，侍祖行次，見一群野鴨飛過，祖曰：「是什麼？」師曰：「野鴨子。」祖曰：「什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

頌：馬師垂示貴當仁，直下全無方寸心，輕薄不隨流水去，落霞猶傍老山親。

南嶽第四世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淡。後至洛京行乞，吟添缽聲，有一嫗出荊扉問曰：「太無厭生。」師曰：「汝猶未施，責我無厭何耶？」嫗笑而掩扉，師異之，進而語，多所發藥。師須臾辭去，嫗告之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至南昌，馬師已示寂，遂往石門謁塔。時百丈禪師廬於塔旁，乃性參百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為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為別事。」便禮拜問：「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個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舉再參馬祖被喝話，師遂領旨。

頌：宇宙空來幾個知，也須撤下古摩尼，雄山路險無人到，坐臥雲房誰共栖。

南嶽第五世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為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個什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土座雖是後生，卻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巴後為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為汝說。」師到大愚，愚曰：「什處來？」師曰：「黃檗。」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更來者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搦住曰：「者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卻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卻回黃檗。檗見便問：「者漢來來去去，有什了期？」師曰：「祇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什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參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什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者風顛漢來者裡捋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引者風顛漢參堂去。」

頌：痛施三頓惡椎來，劈破華山萬嶂開，淨洗濃空索遠，自知高出五雲才。

頌：佛法無多子，　全提暴得生。金，眾言下分。點的舊時甚話處，丈夫端不與人群。

南嶽第六世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初在臨濟為侍者，洛浦來參，濟問：「什處來？」浦曰：「鑾城。」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浦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大唐國，覓個不會底人也無？參堂去！」師隨後請問曰：「適來新到是成褫他？不成褫他？」濟曰：「我誰管你成褫不成褫？」師曰：「和尚秖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卻。」濟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

到。」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卻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裡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裡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後在三聖會裡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個什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裡來？」師後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你憑個什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者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亦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打倒了也。願與某甲侶，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裡納敗闕。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

頌：聞風扣籲辨來機，作者頻遭古道迷，直下為伊全落處，者回非是報恩時。

南嶽第七世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床。師曰：「者瞎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出。

頌：妙出重圍肆志高，不從言下逞英豪，咸陽夜設長蛇陣，暗裡傷人那用刀。

南嶽第八世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少魁礨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強之仕，一應舉至京師，即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具。遊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慧。夙師爭下之，棄去遊名山。後因寓止華嚴為維那，屬廓侍者從南院來，師心奇之，因結為友，遂默悟三玄旨要。歎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見南院。師遂參院，入門不拜。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腳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

缽不得。詐道不饑。」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參眾了，卻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什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卻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棒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

頌：直造懸岳上上關，個中潦倒幾人閒。幾人閒，空磊落，百草頭邊光灼灼，信手拈來用得著。

南嶽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纔具尸羅，遍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眾目為念法華。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師曰：「觀此一眾，豈無人耶？」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維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個什麼？若道不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個什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什不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鶺鴒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

頌：下是寒泉上碧空，風光恰與一般同，柰何猶有中心樹，千古遺來恨不窮。

南嶽第十世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生俞氏，太原人。器識沉邃，少緣飾，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相繼而亡，孤苦厭世相，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師歎之曰：「是何言之陋哉！從上先德行腳，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耳，不緣山水也。」師歷諸方，見老宿者七十有一人，皆妙得其家風。最後至首山，問：「百丈捲蓆，意旨如何？」曰：「龍袖拂聞全體視。」師曰：「師意如可？」曰：「象王行處

絕狐蹤。」於是大悟言下。拜而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頌：坐斷重門海嶽昏，霜華嚴重碧霄屯，天山定已中原壯，玉馬頻頻瑞靄吞。

南嶽第十一世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出全州清湘李氏。少為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得度。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師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為老宿所呵，以為少叢林。師崖柴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嘗橐骨董箱，以竹杖荷之。遊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陽昭禪師道望，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師不顧，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髏廝養，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至龍川，遂造汾陽，昭公壯之。經二年，未許入室。師詣昭，昭揣其志，必詬罵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在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己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昭公掩其口。師大悟曰：「乃知臨齊道出常(青)。」服役七年，辭去。

頌：拋手還將展手開，尋常薦得祖師來，夜深誰向蒼龍窟，奪得驪珠下九垓。

南嶽第十二世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袁州宜春冷氏子。少警敏，不事筆研。及出家，閱經典，輒自神會。折節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最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兒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為？」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搦住曰：「者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拜於泥塗，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躲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慈明飯罷，恒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師闞其出未遠，即撾鼓集眾。慈明怒，數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乎？」師曰：「汾陽乃晚參也。」

頌：斯道原來無多法，更無多法可傳君，秖將一首康衢曲，留與羲皇獨自聞。

南嶽第十三世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皮刂生參揚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遽揖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毷氉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何謂也？」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

頌：笑裡空無索，莫為君提醒髑髏。南山縱火燔枯樹，白雲猶帶舊時秋。

南嶽第十四世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年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次之南方，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洎謁圓照本，古今因緣會盡，惟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卻向古廟裡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請益前話，遠云：「我有個譬喻說似你，你一似個三家村裡賣柴漢子，把個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性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

頌：飯罷濃煎白滾湯，三三兩兩共商量，炊巾展缽成多事，有什閒工較短長。

南嶽第十五世

成都府昭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潙哲、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為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

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參堂，便入侍寮。方半月，會部使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邢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提邪惡諾諾，祖曰：「且仔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邢會否？」祖曰：「他秖認得聲。」師曰：「秖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什麼卻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麼？」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遍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為上首。

頌：烈火光中申一杓，直教膺礙洗空清，丈夫端稟凌雲志，爭向他人古路行。

南嶽第十六世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其母夢一僧，黑頰隆鼻，神人衛之，造於臥室。問：「何所居？」對曰：「嶽北。」覺而有身。哲宗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十日巳時生，白光透室，舉邑稱異。年十六出家，十七落髮，即喜宗門中事。遍閱諸家錄，尤喜雲門、睦州語。嘗疑五家宗派，元初只是一個達磨，什處有許多門庭？性俊逸，十九遊方，始從曹洞諸老宿遊，繼謁湛堂，次造東京謁圜悟，晨夕參請。悟舉東山水上行語令參，師凡呈四十九轉語，悟不肯。一日，悟陞座，舉雲門語曰：「天寧即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舉豁然，以白悟。悟察師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卻坐淨裸裸處語。師曰：「也不易，你到者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岩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知有者個道理。」乃命居擇木堂，為不釐務侍者。日　同士大夫閒話，入室日不下三四。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纔開口，悟便曰：「不是。」經半載，一日同諸客飯，師把箸在手，都忘下口。悟笑曰：「者漢參黃楊木禪，卻倒縮去。」師曰：「者個道理，恰似狗看熱油鐺，欲舐舐不得，欲捨捨不得。」悟曰：「你喻得極好，者個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一日，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者話，不知五祖道什麼？」悟笑而不答。師曰：「當時須對眾問，如今說亦何妨？」悟曰：「我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淆訛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我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

頌：枯藤樹倒又何如，發藥仍推大丈夫，絕後更無三尺路，濟宗從此見規模。

南嶽第十七世

福州西禪鼎需懶庵禪師，郡之林氏子。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為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絕之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為道伴。」竟依保壽禪師為比丘，遍參名宿。後依妙喜，遂皈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篦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師禮拜，喜笑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於是聲名喧動叢林。

頌：盡情拈卻與君看，到此方知下口難，直下痛遭三竹篦，從茲不被古今瞞。

南嶽第十八世

福州鼓山安永木庵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為僧，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師因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頌。目前幾喪盡翻窟，從此春風掃落花，秤錘脫處忘鉤索，蒲天星斗閃龍蛇。

南嶽第十九世

杭州淨慈悟明晦翁禪師，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僧云：『特來禮拜。』亭亦打，又拜，亭又打，趁出。僧回，舉似夾山，山云：『會麼？』云：不會。山云：『賴汝不會，汝若會，即夾山口啞去。』應庵拈云：『高亭一期忍俊不

禁，爭柰拄杖放行太速。者僧當時若是個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為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伯有謀臣。』」師云：「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應庵與麼道，也是鞏縣茶瓶。」師纂修《聯燈會要》，傳於叢林。

頌：字經三焉烏成馬，真金自有真金價，千載輪來幾個知，留到於成話杷。

南嶽第二十世

太原苦口良益禪師，參淨慈，慈問曰：「近離什處？」師曰：「瑞光。」慈曰：「正與麼時，光在什處？」師便喝。慈曰：「且止，汝道西湖水深多少？」師擬議，慈便打趁出。久之契悟，作偈曰：「臨機一句，不露絲頭。吹毛纔展，大地全收。」慈曰：「從上心印，汝今得之。宜處深谷，俟時行化。」

須：轉虎拏龍秖自分，全幾有路不通聞？吹毛求展天山動，底事何塔舉向君？

南嶽第二十一世

汾州筏渡普慈禪師，初參徑山端、高峰妙，各有契處。後北還遊燕，如五臺禮文殊，感大士放光，居臺二年。入太原參益和尚，尚問曰：「行腳高士發足什處？」師曰：「五臺。」益曰：「文殊與汝說什麼？」師曰：「腳下草鞋唱成一百文。」益曰：「腳跟為什麼不落地？」師曰：「且喜老漢見得親切。」益曰：「老僧罪過。」師喝一喝而出。自此常造室中，久之，益囑曰：「汝緣當在本處，他後設大法藥，宜號筏渡。」禮謝歸汾州。

頌：坐斷千嵓海氣吞，迴瀾輕挽語猶存，曹溪渡險如相似，大地溶溶絕浪痕。

南嶽第二十二世

洛京相國一言道顯禪師，鴈門人。生而岐嶷，穎悟英特。年十二，自願出家。父母難之，師曰：「兒志決矣，未可強留。」遂落髮於郡之西山，聽《圓覺》至知幻即離章，頓然默契，恍若舊識。乃辭師，師曰：「汝志宗門，正其時也。」遊汾州，謁渡公。渡一見器之，命入侍寮。一日，渡舉竹篦問曰：「畢竟喚作什麼？」師方進語，被渡驀頭便打，忽然大悟，便禮拜曰：「和尚且上，古人道佛

法無多子，非虛語也。」波曰：「汝今方知吾意耶？」師曰：「和尚大恩，碎身難報。」渡囑曰：「汝年且幼，時至理彰。」師執勞座下一十七載。

頌：一椎打斷來時路，繩床走入枇杷樹，衲僧到此絕遮攔，紗窗幾陣黃梅雨。

南嶽第二十三世

西京小庵行密禪師，初以白衣禮相國一和尚，凡見便禮拜。一一日謂曰：「道人禮拜且止，佛法在什麼處？」師方舉首，忽聞板聲鳴，一曰：「只者是。」師從此入，遂求度。一曰：「汝誠精進，宜名行密。」力參座下三年，一偶舉馬祖三不是等問，語未絕，師曰：「畢竟如何？」一笑曰：「已多了也。」師言下得大安樂。一曰：「佛法下衰，正宜潛隱，毋拘城隍，得安身處最為佳耳。」

頌：白衣曾到鳳池邊，密行行來樂自圓，笑裡有刀藏不住，方知此道定非傳。

南嶽第二十四世

二仰圓欽禪師，禾之秀水人。遍參諸方，毫無所契。入西京，謁小庵於旅舍。庵問：「浙中有個伶俐人，汝還見麼？」師曰：「圓欽鈍漢。」庵曰：「我要個鈍漢作監收，汝還知麼？」師罔惜。庵曰：「數千里來，可惜錯過。」師遂扣參。一日，是[川/用]從架上過，撲翻油翁，忽爾頓契。走見庵曰：「某已捉得了也。」庵擲住云：「道！道！」師曰：「一粒鼠糞，污卻鍋羹。」庵曰：「瞎漢，參堂去！」

頌：從前踏斷幾緉鞋，千里持來返致災，油瓮忽然翻老鼠，方知足下無纖埃。

南嶽第二十五世

壽州無念智有禪師，蜀之漢州人。發足南方，遊四明，登天目。後參二仰，仰問曰：「行腳什處？」師曰：「南方。」仰曰：「彼中佛法如何？」師曰：「山川無異。」仰曰：「我手何似佛手？」師良久，仰曰：「莫道無異。」後看興化打維那機緣，始浩然大徹。作偈曰：「興化打維那，平地遭殃禍。昨夜南山雲，飛向北山朵。」仰見為之助，喜曰：「不孤到此。」嘉靖初，迤邐壽州，十有三年而終焉。

頌：佛手驢腳與緣生，興化無端打克賓；有志不從言下過，南山風捲北山雲。

南嶽第二十六世

荊山懷寶禪師，渚宮人，未詳姓氏。遊壽州，謁無念。念曰：「蹶縣遊州，畢竟為著何事？」師曰：「生死大事，求師拔度。」念曰：「汝是荊州人麼？」師曰：「是。」念曰：「闍黎即今在什麼處？」師擬對，念曰：「若便恁麼，猶較些子。佛法不是商量。參堂去！」師自此潛心座下。念一日喚曰：「闍黎！」師應諾。念曰：「在什麼處？」師於言下領旨。乃曰：「和尚大慈，真天人師也。」念滅度後，師嘉靖三十七年隱於終南。

頌：徑接闍黎上上機，踏翻滄海轉相違，馬師去後行人少，一喚回頭事已非。

南嶽第二十七世

秦嶺鐵牛德遠禪師，自印心於荊山，後庵居秦嶺。一日，身披紅布褲，頂笠揮鋤地中。朝陽見曰：「者漢好似一頭軍。」師曰：「看箭。」陽作躲箭勢。師近前，攜手行至一庵，乃曰：「我名德遠，號鐵牛，乃徑山之裔，在此待人數十年矣。汝今既來，當為我求人中興祖道。」留住三月，付偈曰：「就身能打劫，劈筈善奪窩。三玄從此出，三要不為多。探竿影草主賓分，獅子迷蹤柰我何。」

頌：劈箭急，定乾坤，風雲聚會芥投針。黃沙萬里軒轅陣，不動干戈自太平。

秦嶺山頭幾共談，罷鋤攜手至幽庵，破來一簇衝霄漢，月上峨眉出蓋函。

南嶽第二十八世

敘州朝陽聯池月明禪師，即郡之范氏子，係范郡司馬之後也。幼居林下，一日，有僧過訪不遇，因題聯於壁，有「阿彌陀佛念也無，無也無，扭落鼻孔」等語。師見之，忽然厭世，便祝髮就之，彼僧已先去矣。師遂杖笠南遊，苦辛萬壯，單以是聯為提撕話。久之，洛伽道逢一僧，偉儀殊異，師在前失腳念佛一聲，僧在後曰：「此敲門瓦子，著他何用？」師遂問云：「拋卻後如何？」僧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師始有省發。後過秦嶺，受印鐵牛，由峨眉返敘州，居郡之朱提山朝陽洞。聚雲來參，師問曰：「如何是古佛

心？」雲即拱手云：「請師尊重。」又問：「不用音聲與色身，將何喚作本來人？」雲便休去。

頌：直鉤垂釣釣非輕，攪攪河山萬里平，巨斧斫來根蒂斷，從教枯樹也芳榮。

南嶽第二十九世

忠州聚雲吹萬廣真禪師，敘州宜賓人，姓李氏。其先三世為婆羅門，父無後，禱佛生焉。降神之日，偶大士八人臨其舍，一人指語父曰：「此八寶應真出興於世。」母即厭腥食素，三年離乳。至十五歲，在窗下與同學讀書，偶覽菊花，慨然歎曰：「此花今歲凋零，來春發生。嘗聞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讀書，寧免生死？」竟絕學，登少峨，參浩翁。語載行錄。復返里中，得大慧錄，並獲《正法眼藏》，如臨舊物。師朝暮參禮，如有所失。後遇一僧見訪，問曰：「如何是佛？」師擬對，曰：「不是。」再進，曰：「不是。」師被者一箚，塵念如灰。至午，直僧磨刀次，急問：「如何是佛？」僧云：「我今日磨剃刀。」師於言下有省。次入朱提，參朝陽和尚。(語載朝陽章。)師白衣初見朝陽，後歸為祖母說法。祖母逝後，服闋二年，方謀出家。先一月，有氅衣道者，謂里人曰：「此處不久當有至人出世。」師果於萬曆四十一年癸丑秋，踰城入山，禮月明和尚受具。一日，明謂曰：「汝猶有一句未會。」師即問：「是那一句？」曰：「不用音聲色身，默然良久，與我現出真空來。」師拂袖便出，乃自惟曰：「此事不可草草，是中必有玄要。」遂辭之別山，汲水伐薪，自炊自力。苦參三載，經行危坐，脅不至蓆。限滿，復入朱提，親近月明和尚。師問曰：「畢竟如何現出？」明以師手掩其口，豁然大悟。乃曰：「縱然奇特，終是尋常。」明遂出臨濟正宗付之。後閱《華嚴》，至〈入法界品〉，毗目仙人執善財手，一須臾間，歷遇佛剎微塵數世界，參見微塵諸佛，法法不昧，至事事無礙法界，始解圜悟示張無盡用處。從此五宗淆訛，如韋索貫錢，了無滯礙。乃策杖風塵，涉海入吳，過踵粵，至瀟湘湖東，霜輪上座請出世開法。上堂，祝　聖罷，次拈云：「此瓣香轟天碎地，倒嶽傾秋，約破頂門眼睛，熏開眉毛骨髓，奉為現住西蜀朝陽洞傳臨濟正宗二十四代月明大和尚，以酬法乳。」上首白椎，乃曰：「劈面迎風掌，當胸腰肚拳，具眼衲僧向者裡用得，猶是三五一輪在在光輝，火樹銀花時時燦爛，半明半暗未夢見在。呵呵！不是法門無面目，只怕蜈蚣太多足。咦！」二月十五解制後歸蜀，御史無無田公延居書閣，乃建聚雲禪林。師出世三十年，道場五坐，語錄二十卷、廣錄五十卷。先是，水部熊公汝

學錂梓通行。師相好具足，慈和忠恕，智慧淵沖，誨人不倦。偶示疾，是月(山神)夜哭，樹木摧折，病中歌唱自娛。三月前，謂侍僧曰：「我臨終須大喝而去。」崇禎十二年己卯七月三十日，索筆書偈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要會聚雲，眉毛出血。」投筆危坐至午，果大喝聲而逝。閣維煙至松冪，結為五彩荷香，遍地起骨，得黃金鎖子三莖、五色舍利三百餘顆，齒化為紫色，入土者無數。平都地藏院迎十二顆建塔，餘皆塔於本寺三目山之陽。

頌：對面重臨作者看，要伊言下起波瀾，子規夜血巫峰樹，回首騰騰十二山。

南嶽第三十世

忠州怡平慶忠鐵壁慧機禪師，營山羅氏子，家世以一經傳多科弔。師生而貌偉，氣骨不凡。八歲，父見背，即隨母齋，是夕見黃龍長數十丈，凌霄騰於師頂，師指謂兄，兄曰：「龍也。」有精唐舉術者，見師相而異之，視師指掌中有龍鳳蓮華、麟魚鳥獸文，稱許不置。師方就童塾，業鉛塹，日記數百行，漸能工羔鴈具，膾炙人口，里中名俊咸稱之曰：「此羅氏龍文也。」時有元白道者，隱邑之大蓬山，師往來叩問，雅意玄學，道者石扃啚戶，辟穀半載，師慕之。母兄為師親迎，師辭之，兄曰：「汝清姿映玉，摛藻過人，淡墨紅綾，木天一鳳，柰何作出塵想，從黃冠遊耶？」師曰：「人各有志，從所願耳。」遂於天啟壬戌二月十九潛遁，圖入山計。行次大竹，築室松間，掩關危坐無晝夜，日食米二握，沸湯淡飲，五味俱斷。關中三載，心形益暢，目中屢矚異相種種，疑情頓起，欲扣元白以釋其惑。出關訪之，而白去終南，路多阻，師方雉髮孑身，抵忠城參聚雲，雲曰：「奚往？」師白以終南尋道者事，雲笑曰：「子真昧於尋師者。」師見雲丰儀迥異，願皈心弟子之列，雲曰：「若向來事道固善矣，猶落傍蹊，子欲我說，夏後可也。」夏蒲欲求開示，妒者恐師暗承衣缽，每至隔之，忽雲出方丈，師跪乞，雲大笑而法，師自泣曰：「遇至人而不得一授。」遂欲捐軀赴水，僧有諭以從講肆者，師至聽畢，後參聚雲。未幾，聞朝陽老人來酆陵，師侍雲，溯舟往見，隨眾參禮，因請益朝陽。陽曰：「只者是。」師問曰：「只者是，還參什麼？」陽曰：「放汝三十棒。」後雲以金陵之遊，聞天童悟唱道四明，師欲暫辭適浙。雲曰：「天童接人固直捷孤硬，但恐一去便不遇老僧宗旨，負汝數年辛苦矣。」於是奉侍還蜀。雲乃命師總院事，自疑此生果與禪無緣乎？遂盡力院中。經七日，隨眾念誦畢，登塌，忽覺渾身骨碎，大笑不止，遂拈偈進呈。雲不之印，復力究三年。忽一日大徹，無論

玄要、宗旨、祖意、教意，有庖丁解牛之勢，入室密啟。雲笑曰：「汝會老僧意麼？」師曰：「和尚大慈，為人徹底。」自後開堂，師皆首眾焉。雲滅後，願廬墓三年。崇禎辛巳，酆陵四眾堅請出世平都地藏院。上堂，橫按拄杖云：「慣弄靈蛇之勢，赫赫萬層；活捉生馬之威，昂昂千里。撒縵天網，打稱意魚；放破空矢，落沖霄鶴。點即不到，到即不點。正恁麼時，且問是誰家風月？」卓一卓曰：「一個星子三隻腳，家家秤錘五個眼。」僧競出問話，師下座，以拄杖一時打散。上堂：「貴買朱砂畫月，打牛打車不別。憎檻欣籠，柰何磨磚作鏡？爭得鳧脛天然不長，截鶴續之則疾。」召大眾云：「且道阿膩吒峰今日有幾人作舞？」師著有《藥病隨宜》、《慶忠集》二書，通行海內，生平踐履備之，全錄不贅。

頌：曾向龍頷採珠落，華劈雲山萬朵開，發藥固將[寧*頁]腦去，不從祖父授深來。

宗統頌(終)

(三楚弟子　海偏　海真　德示　德勝　德成　　)

湘山頌古自序

頌古一道，其難也久矣。昔圜悟勤祖見翠峰禪師百首，乃曰：「除客從遠方來，一則有衲僧氣，餘皆以詩論。」此勤祖用《春秋》法也。蓋達磨氏入中土，六代而後，馬祖、百丈已還，皆以機用言句相高，而不及此。洎汾昭，則黃鍾大呂，宮音始變。逮有宋天禧間，明覺老人清廟朱絃，可謂天中之天，聖中之聖矣。自茲而降，投子丹霞，分道揚鑣，機杼固成一家之錦，於翠峰則異矣。近代各家之盛，十倍於前，要皆藻繪萬象，刻劃森羅，似出於從上諸老矣。而文勝質史，非予今日之致慨。由是數十年來，不敢妄形一字者，自揣猶未到古人地位耳。至年五十有四，靜對湘山，歷觀從前，如推門落臼，乃為禪子輩彙集成帙，得二百三十篇。非敢墾諸祖之藩垣，予但申其自受用已耳。若曰：翠峰之聖，吾當北面事焉。至於分道揚鑣，或可並驅中原。若夫汗牛充棟，刻劃藻繪，予豈能追其萬一也哉？是為序。

萬峰汶翁至善書

萬峰童真和尚湘山頌古卷上

侍者寂慧錄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千層鐵甲都卸盡，不覺渾身在帝鄉，只見皇風成一片，普天誰不在封疆。

世尊陞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齒縫未曾落一語，又被風吹別調中，此景此情描不盡，隔江打鼓聽鼕鼕。

文殊所說般若經，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昨日東樓醉，橫纓倒接羅，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時。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

四方久矣干戈息，不必重重定八荒，兩手指來尊上下，那箇男兒摸壁行。

僧問巖頭：「古帆未挂時如何？」頭云：「後園驢喫艸。」

後園驢喫艸，不須問瑤島，緩步踏將來，鬥湊得恰好。

《法華經》：「如來明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于三界如

期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

千年田地八百主，漢武秦皇安在哉？可笑瞿曇空說夢，引他癡子動疑猜。

無業示眾云：「若一毫頭凡聖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白雲端云：「直饒凡聖情念盡淨，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

射來紅日透煙塵，卻被雲拖色不真，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三角示眾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蚤已錯過了也。」時麻谷出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角曰：「錯過了也。」

賊過張弓信有之，更於話外討便宜，龍睛鶻眼河沙數，宇宙茫茫幾箇知。

百丈因一女子哭上法堂來，丈問：「作麼生？」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丈曰：「明日來，一時埋卻。」

石磬晨敲雨後天，箇中音響最清圓，誰知電影藏山嶽，一段春風送故園。

南泉示眾云：「喚作如如，蚤是變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須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

戴角披毛頗俊哉，春風已上柳稍來，一犁在手翻耕後，收斂家山又放開。

臨濟因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箇是正面？」濟下禪床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濟便打，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

袖裏忽然一簇空，那容眨眼話從容，大悲千手撈不及，回首相將入帝宮。

南陽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喚三應。忠曰：「將謂吾孤負汝，卻是汝孤負吾。」

三呼三應太心孤，子父相將入畫圖，縱有王維真玅手，實難舉筆把胸畫。

《圓覺經》云：「有照有覺，俱名障礙。是故菩薩嘗覺不住，照與照者同時寂滅。」

秋空涵翠碧，秋水湛綠波，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金剛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非相見如來，指外覓鍾期，蟭螟雖脫殼，未免抱寒枝。

金牛每至齋時，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

少年吐語氣成虹，不落階梯建大功，臨老衰殘無處著，猶然忍恥示英雄。

臨濟訪平田，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濟問嫂：「平田路向甚處去？」嫂白：「這畜生到處走，到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

天下紛紛南北路，平田路口到人稀，莫嫌婆子輕鞭打，老大徒傷未拂衣。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西堂，堂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堂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又問百丈，丈云：「我到這裏卻不會。」僧回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收拾絲綸，月下安枕。百非四句與西來，這僧肩上加三等。

盤山一日於街市見人屠肆買肉，云：「精底割一塊來。」屠兒放下刀，叉手云：「長史，那塊不是精底？」

拈來塊塊可人懷，不用安排不用猜，可惜一宗貼體事，被風吹上古輪臺。

南泉因侍者請過堂，泉云：「我適才莊上喫油餈飽。」者云：「和尚未曾出方丈。」泉云：「你去莊上問。」者纔至門首，適遇莊主，者云：「來作甚麼？」主云：「蒙和尚降重，特來相謝。」

無端捏怪老南泉，貪他口腹費周旋，若非莊主來說破，直至而今話未圓。

鹽官示眾云：「虛空為鼓，須彌為槌，甚麼人打得？」眾無對。有僧舉似南泉，泉云：「王老師不打這鼓笛。」

鹽官小視誑兒曹，擬把虛空當細腰，不是南泉伸一手，至今音響未全消。

良遂參麻谷，後謂眾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卻向驢前馬後看，得來些子便輕安，豈知病入膏肓甚，千古難伸不白冤。

石鞏嘗張弓架箭接機，三平詣法席，鞏曰：「看箭。」平乃撥開胸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彈弓絃三下，平乃禮拜，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秖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

架箭張弓三十春，何曾射得一聖人，而今箭折弓收也，四海謳歌賀太平。

中邑因仰山問：「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窗，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喚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窗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來蒙和尚譬喻，無不明了。更有一事，秖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邑下繩床，執仰山乎作舞，曰：「猩猩！我與你相見了也。」

灼破靈龜，撲翻明鏡。六處虛閒，八方朗靜。下床執手問猩猩，打蛇須要打七寸。

隱峰到南泉，值眾參次，泉指淨瓶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峰拈起淨瓶，向泉面前瀉。

瓶中有水，不得動手，傾瀉出來，且塞渠口。

亮座主因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主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主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爭解講得？」主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莫是虛空講得麼？」祖曰：「卻是虛空講得。」主不肯，便出。將下階，祖召曰：「座主！」主回首，祖曰：「是甚麼？」主豁然大悟，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禮謝而退。

虛空何曾講得經，人參附子醫寒症，一身曰汗出堂前，序分流通都掃屏。

則川摘茶次，龐居士問：「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川曰：「不是老僧泊答公話。」士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川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川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川乃拋卻籃，便歸方丈。

似戲似謔，似真似假。山上水邊，塚間樹下。士哉俗人，眼小膽大。則川則川，禮失於埜。拋下茶籃，是伊會也。

龐居士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

馬師一口吸西江，所有珍奇當下亡，果然賺入他家網，直得芳聲滿大唐。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回向，婆拈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

本文一道出裙釵，不落言辭理自該，多少英雄求疏意，卻煩取笑老婆來。

睦州陞座，問：「首座鄭？」答云：「在。」「寺主鄭？」答云：「在。」「維那鄭？」答云：「在。」州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現成三昧，不費腕力，一會儼然，靈山再出。

南泉因東西兩堂爭貓兒，遇見即提起曰：「道得即不斬。」眾無對，便斬卻。

一刀斬斷血淋淋，纔見宗師手眼親，若是和泥合水漢，貓兒真是可憐生。

南泉、歸宗、麻谷往參南陽國師，泉於路上劃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便作女人拜。泉曰：「恁麼則不去也。」

伯仲同炊爨，下米有刻則，走盡天下路，老鴉一般黑。

臨濟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嘗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拓開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便歸方丈。

獅子嚼人，韓奴逐塊，跳下禪床，賊身自敗。推倒天關，攪翻江海，賣白洗青，失錢遭罪。

臨濟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糴黃米來。」濟曰：「糴得盡麼？」曰：「糴得盡。」濟以拄杖劃一劃，曰：「還糴得這箇麼？」主便喝，濟便打。典座至，濟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濟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濟亦打。

棒下淋淋血未乾，作家眼孔定難觀，臨場決不輕鬆放，一等令行沒兩般。

丹霞訪龐居士，見女子取菜次，霞問：「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叉手而立。霞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霞遂回。須臾，居士歸，女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奶。」

放籃叉手斂籃歸，二月鶯聲叫翠微，春色斷橋人去後，落花流水兩三依。

溈山睡次，仰山問訊，溈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溈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為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溈曰：「我適才得一夢，寂子為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碗茶來。溈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

父子不傳真玅訣，只在擎茶度水間，不是老來愛取奉，大都子健父偏閒。

黃檗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腳，何處更有今日事也？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秖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象王行處絕狐蹤，川嶽無非在照中，更擬倒施從上令，一番秋雨一番風。

黃檗問百丈：「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檗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

孤迥迥，碧沉沉，月落三更霜氣重，風搖兩岸綠楊陰。絕不絕，聽叮嚀，到此也須是箇人。

僧問法眼：「如何是佛？」眼云：「汝是慧超。」其僧悟入。

慧超真是可憐生，平地遭人呼字名，一句未曾答得了，眼中又是一枚釘。

大隨因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隨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隨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遂遙禮曰：「西川有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去懺悔。」僧回大隨，隨已歿。再至投子，子亦遷化。

壞不壞兮隨他去，知君有口應須閉，投子不合指似伊，隨老精光減十陪。減十陪，休瞌睡，箇樣瞎驢成隊隊。

睦州因僧問靈山：「還有蛇否？」州云：「這蚯蚓。」雲門代云：「白骨連山。」

大將南征膽氣雄，越山淮水勢忽忽，蝦蟆蚯蚓無存處，只要全收蓋代功。

僧問慶忠機和尚：「如何是正法眼？」忠曰：「烏龜開夜市。」

烏龜開夜市，從來天下奇。西來正法眼，光照五須彌。

徑山問僧：「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你作麼生會？」僧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某甲只如是會。」山高聲云：「抱取貓兒來。」僧無語，山喝出。

霹靂一聲空外來，滿天風雨一時開，大人境界難思議，轉處機輪莫浪猜。莫浪猜，細詳哉，山自高兮水自回。師召眾云：「看箭。」

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與麼為人，非但瞎卻這僧眼，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歸方丈。

據令而行不避伊，弟兄秖管動針錐，從來好事多魔障，卻向人前鼓是非。

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

大通智勝佛，閒來看修竹，天高白玉堂，無如茆蓋屋。十劫坐道場，舉自露堂堂，不待春風至，自然百卉香。佛法不現前，山峻與雲連，紅日出滄海，不必待明年。不得成佛道，何人說欠少？家家觀世音，淡飯粗衣好。

瑞嵒居丹丘，坐磐石，每自喚云：「主人公！」復自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後有僧參玄沙，舉前話，沙曰：「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乃曰：「何不且在彼住？」曰：「已遷他也。」沙曰：「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自呼自應話偏長，人自不忙已自忙，一等精魂弄得盡，從今倒斷葛藤椿。

玄沙見僧來禮拜，乃曰：「因我得禮汝。」

因我得禮汝，鬧處莫插嘴，慎言是第一，覆水終難起。

僧問芭蕉：「如何是透法身句？」蕉曰：「一不得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蕉曰：「第三度來與汝相見。」

一二三，見還難，法身透過許誰看？月落秋江寒影重，烏啼春樹落花殘。看看，瞬目靈機請自寬。

芭蕉拈拄杖示眾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牢關兩處不通風，死盡全心始見蹤，芭蕉若無靠杖手，而今猶坐艸茸茸。

守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廓曰：「敕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山休去。明日，山浴出，廓過茶與山，山撫廓背一下，云：「昨日公案作麼生？」廓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

廓公勢燄拍天橫，卻被行家二冷箭。德山一向善機籌，大似當陽輸一戰。輸一戰，渠儂各自有方便。

資福上堂：「隔江見資福剎竿便回去，腳跟下好與三十棒，況過江來？」時有僧出，福曰：「不堪共語。」

撩起便行落二三，豈容眨眼下煙嵐？電光石火猶難并，擬欲商量自不堪。

風穴示眾云：「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你腳跟下。」

把定乾坤，疆封牢固，玅經綸而雲屯，散百昌而雨聚。動千載之鉗錘，起百世之梁柱。承平也，嶽裂山摧；峻險也，坦塗闊步。

聚雲真和尚因僧問：「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意旨如何？」雲：「吹一口。」

夏日乘涼殿閣間，解衣趺坐少追攀，平田淺艸莫輕忽，一口吹來好是閒。

玄沙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峰，峰閒緘，惟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峰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沙，沙曰：「這老漢蹉過也不知。」

同風千里見君心，三幅無文聊寄音，只要肝腸在一處，不消更去理瑤琴。

長慶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慶曰：「有願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

怕人相趁預遲留，故意推辭占上頭，保福欲行箭後路，空教明月映江秋。

巖頭因沙汰，甘贊家過夏，補衣次，贊行過，頭以針作箚勢，贊遂整衣欲謝，妻問云：「作甚麼？」贊云：「說不得。」妻云：「也要大家知。」贊舉前話，妻云：「此去三十年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噎。」女子聞，云：「誰知盡大地人性命都被彘上座箚將去也。」

針線頭邊欲露尖，一家嚷得到閨奩，誰知房繡有方略，卻把巖頭事再拈。

苦口益和尚參淨慈，慈問：「近離甚處？」曰：「瑞光。」慈曰：「正與麼時，光在甚麼處？」益便喝。慈曰：「且止，汝道西湖水深多少？」益擬議，慈便打趁出。久之契悟，獻投機頌曰：「臨機一句，不露絲頭。吹毛纔展，大地全收。」

臨機一句看題目，西湖之水浪拍天，不是轉身雄一步，吹毛安敢大施全。

法昌垂語曰：「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

不會禪底，是處儘有；若作國師，未免出醜。

慶忠上堂：「天一半，地一半，蘇州有，常州有。打破蔡州城，踢倒黃旛綽。不笑牛首伏羲，則罵孔明諸葛。惡惡！四時無春夏，一兩便秋冬。」

隨處拈來不用奢，長堤高柳並人家，春山一輻輞川畫，回首猶看送暮霞。

南陽國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云：「城南來。」國師曰：「城南艸作何色？」云：「作黃色。」師乃問一童子：

「城南艸作何色？」云：「作黃色。」師曰：「只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譚玄。」

城南艸色一般黃，前後應酬無異腸，畢竟淆訛在甚處？總教身惹御爐香。

玄沙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沙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夢見在。」

甚麼法？爭答你，開口見膽尋知己，清水白米從君喫，佛法總無是道理。

長慶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玅峰山頂。』莫秖這便是麼？」慶曰：「是即是，可惜許。」

踏著元來第二頭，玅峰那許外人遊？秖緣極目蒼蒼近，身在含元問帝州。

保福舉雪峰語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即且止，秖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湖驟步歸方丈，福低頭入禪堂。

低頭驟步兩悽悽，望州烏石會來遲，僧堂自是不堪見，一抹家山晚樹欹。

保福因僧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福曰：「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

羚羊挂角跡難求，語到功歸海樹秋。保福若無如是概，家傳何以自悠悠。

鏡清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清曰：「眾生顛倒，迷己逐物。」曰：「和尚作麼生？」清曰：「泊不迷己。」曰：「洎不迷己，意旨如何？」清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聲色堆頭那一步，鳥啼紅樹落花深，住居多載柴關迥，少見雲留道者心。

雲門示眾云：「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

雲門拈示病藥方，馬勃牛溲自主張，秖解濟人不自濟，三三兩兩細商量。

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州曰：「水淺不是泊舟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一樣拳頭兩樣勘，乘船渡險各悲歡，到來總屬家山事，風月依稀無兩般。

趙州因僧遊五臺，問一婆子：「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也。」後

僧舉似州，州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州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也。」州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

天險臺山有路通，行來度去各從容，趙州腳下雖泥水，卻把婆婆送塹中。

南泉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

三世諸佛不知有，岸花汀艸江邊酒，狸奴白牯卻知有，柳絮不走長堤走，都來同坐春風中，窮漢罪畢當九九。九九八十一，上無片瓦下無錐，來朝睡起海東紅，依然日日是好日。

金峰問僧：「發足甚處？」曰：「趙州。」曰：「趙州法嗣何人？」曰：「南泉。」峰曰：「你何曾離趙州？」曰：「未審尊意如何？」峰曰：「趙州實嗣南泉。」僧至晚請益，曰：「今日蒙和尚慈悲，某甲未會，請更指示。」蜂曰：「若到別處，莫道後語是金峰底。」曰：「為甚如此？」「恐辱他趙州。」

趙州端的嗣南泉，金峰有語不浪傳，各家亭子中秋月，清光何處不團圓。

鏡清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鶺鴒聲。」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如來正法輪，且聽鶺鴒聲。若作無間業，奇冤何處伸。

鏡清一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清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爭知與麼？」清曰：「失錢遭罪。」

傳來語默意偏修，衰艸長堤總是愁，王謝昔年堂上燕，遲遲猶想故園秋。

佛隩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異類？」隩敲碗云：「花奴花奴喫飯來。」

喚得花奴喫飯來，意消聲遠碧崔嵬，誰家玉碗分羹塚，恐致鄰人枉受災。

雪峰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柬問：「既是一般顏色，為甚麼名字不同？」峰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將紙蓋卻。

顏色仍同名自殊，傳來送去莫之乎，雪翁玄老重重裹，已被君王換卻符。

大慈寰中僧不解答話，秖能識病。時有僧出，慈便歸方丈。

出堂歸丈謾周遮，此外寧容一字加，識得病源根底處，滿川秋水映蒹葭。

風穴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江南客裏二三月，花事年年越樣新，請看鷓鴣芳艸外，聲聲引出畫堂春。

馬頭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

風搖綠樹，水湧清波，眼前景致，切忌如何。

石梯和尚一日因侍者托缽赴堂，梯喚侍者，者應諾，梯曰：「甚處去？」曰：「赴齋去。」梯曰：「我豈不知汝赴齋去？」曰：「除此別道箇甚麼？」梯曰：「我秖問汝本分事。」曰：「和尚若問某甲本分事，實是赴齋去。」梯曰：「汝不謬為吾侍者。」

本分事若何，實是赴齋去。侍者與石梯，茫茫無本據。

黃龍機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你解救簽麼？」機曰：「解。」頭曰：「且救簽去。」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皂角一莖，曰：「會麼？」機曰：不會。泉放下皂角作洗勢，機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機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簽麼？』救簽也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也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機遂有省。

信知佛法無兩端，皂角粘簽總一般，若解從中善收拾，自然腳下海天寬。

楊岐因慈明問：「馬祖見讓師悟去，且道迷卻在甚麼處？」岐曰：「要悟即易，要迷卻難。」

悟道容易迷道難，直須勘破兩重關，一條杖子無人管，輪到而今尚未還。

鹽官會下一主事僧，忽見鬼使來追，僧告以某身為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為白王，若許，七日後來。不然，須更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覓其僧，了不可得。

終日波波只為人，引他白日鬼來侵，自從移住桃源後，洞口漁郎空問津。

黃檗一日捧缽向南泉位上坐，泉入堂見，乃問：「長老甚年行道？」檗曰：「威音王已前。」泉曰：「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檗便過第二位坐，泉休去。

威音王已前，猶是兒孫在。黃檗膽包天，平地遭他害。其間畢竟事如何，子父從來不相代。

清溪問修山主：「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卻被生死之所流轉？」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筏使得麼？」溪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如此，上座又作麼生？」溪指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禮拜。

清溪一語蓋人前，兩處房間一處連，若作實情珍重去，陳年尚被死生牽。

龍濟示眾云：「是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

打破蔡州城，奪得無文印，樂業與榮家，急急如律令。

欽山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山云：「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得，令僧傳語欽山曰：「寄語十八子，好好事潘郎。」

一句落韻詩，錦繡銀香囊。巖頭和得是，好好事潘郎。

慶忠機和尚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忠曰：「人遠話近。」

人遠話近，相席打令。雁落橫斜，山鳴谷應。

龍濟示眾：「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

不知不會最親切，毒藥醍醐一道行，請君收拾英雄淚，今古同歸一聚塵。

雪竇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為甚麼抬腳不起？神通遊戲底，鬼神莫測，為甚麼下腳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縱橫十字勢崔嵬，曾受三千八百來，穩密田園鳥足道，不須造作與安排。

積翠水菴主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為？」奇曰：「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永曰：「舉似我。」奇敘所得，永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以語偉，偉曰：「汝非，永不非。」奇往質之南公，南亦大笑。

汝是偉未是，家貧勤掃地。汝非永不非，花下睡貓兒。來來往往成何事，笑倒當年老古錐。

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隨眾聽法。一日眾退，惟老人不去。丈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答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埜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埜狐身。」丈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丈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埜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丈乃領眾至山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埜狐，依法火葬。

一字牽連五百生，豈將實法繫人情？到頭霜月歸前嶂，埜興邀人過別村。

佛照小參：「和尚熙寧三年文帳在鳳翔府供伸，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你輩茄子瓠子那裏知得？」

佛照當年不識羞，一盆冷飯當來由，正如失火通衢上，皮匠舖裏搬揎頭。

佛燈示眾：「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燈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威儀不具？」僧顧視衣裓，燈逐出院。

岸岸門墻密密關，人情翻覆似波瀾，夜深雪擁遭他趁，痛處錐來不見斑。

魯祖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他道：『佛未出世時薦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

千尺樓臺嘗對面，一行灘鷺晚悠悠，年來活計都消盡，一室頹然海樹秋。

夜落金梧花下醉，曉寒玉樹靜中看，蕭條埜外無人共，山自高兮水自湍。

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言：「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遍，迦葉亦三度作舞。王云：「迦葉作舞豈不是？」佛云：「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佛言：「不是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云：「是。」佛言：「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

艸木無情亦弄風，琴心三疊舞幽松，乾王不審其中意，猶道迦文誑語同。

王太傅入招慶煎茶，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銚，朗翻卻茶銚。傅見，問上座：「茶罏下是甚麼？」朗云：「捧罏神。」傅云：「既是捧罏神，為甚麼翻卻茶銚？」朗曰：「仕官千日，失在一朝。」傅拂袖便去。招云：「朗上座喫卻招慶飯了，卻去江外打埜槌。」朗云：「和尚作麼生？」招云：「非人得其便。」

茶銚打翻扶不起，一語問來恰相當，拂袖便行賊已去，猶然把火照鄰房。

藥山因李翺來謁，山執經卷不顧。李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李

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欣愜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雨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翠遠碧深雲淡淡，松根水際兩悠悠，李翺錯會藥山意，不認拳頭認指頭。

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曰：「謝師答話。」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窗。」

知有底人何處去，檀越家中作水牛，頭角四蹄猶未子，夜來牽過月明秋。

盤山示眾：「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真出家。」

十分講得甚清白，其中道理不西東，破曹色色都準就，只欠當頭一霎風。

孚上座因鼓山赴閩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孚曰：「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徹底人。」孚曰：「若不信，待某去勘過。」遂趁至中路，便問：「師兄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孚曰：「忽遇三軍圍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宵路。」孚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孚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孚曰：「如隻聖箭中路折卻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渠語在。」孚曰：「這老凍儂卻有鄉情在。」

乘危幾次建奇動，百萬場中見膽雄，請看霸陵橋上事，勸君不必諱元戎。

馬祖與百丈、西堂、南泉翫月次，祖曰：「正恁麼時如何？」丈曰：「正好修行。」堂曰：「正好供養。」泉拂袖便行。祖曰：「經歸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這段光明誰欠少，人人頂上自團圓，修行供養須如是，要且不離影子邊。

正與麼時各一言，修行供養二俱蠲，南泉拂袖歸堂去，光彩全收兔角邊。

烏臼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臼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臼曰：「若不別，更請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艸艸打人。」臼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臼曰：「屈棒原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臼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臼三下，臼曰：「屈棒，屈

棒。」曰：「有人喫在。」臼曰：「艸艸打著一箇。」僧禮拜，臼曰：「卻與麼去也。」僧大笑，臼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縱橫殺活玅機先，往復商量恐未圓，爭似鎮州定上座，要渠踏破水中天。

鹽官一日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官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

扇子既破索犀牛，頭上不必更安頭，侍兒無處尋蹄角，空把斷繩繫綠洲。

百丈惟政問南泉：「諸方還有不為人說底法麼？」泉曰：「有。」山曰：「作麼生是不為人說底法？」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山曰：「恁麼則說了也。」泉曰：「某甲即恁麼，和尚作麼生？」山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泉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山曰：「我太煞為汝說了也。」

滿堂戲具，一座局譜。拿三道三，喚六作五。協宮犯商，偷梁換柱。蜂蠆尾尖，了無驚怖。兩兩三三，各行一路。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

法身透過髑髏乾，千樹春枝一樹寒，明日送君須盡醉，前塗儘有路頭寬。

趙州示眾三轉語。

金佛不度鑪，水到自成渠，關門與閉戶，誰云天下無？木佛不度火，本自無我所，不借東風力，春深花自墮。沉佛不度水，盡力提不起，摸著腦後腮，元是自家底。

長沙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沙云：「膿滴滴底鼾？」

一路春風拂禁城，遠山如抹細煙輕，不將脂粉污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

寶峰巴掌和尚，上堂：「日日照臨不到，天地覆載不著。含元殿上問長安，直截便是逍遙路。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來又轉西。昨夜霜風露消息，吹落林花三五枝。」

師叔先行不到，小姪來之太蚤，夢裏捉得秦雄，原是唐之叔寶。

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劃一劃，云：「在這裏。」僧後舉問雲門，門云：「會麼？」僧云：「不會。」門舉起手中扇子，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長城萬里接陰山，關鎖江河百二間，一帶皇風歸治化，爭教群醜事弓彎。

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南門、西門、北門。」

東西南北四門開，不用商量不用猜，問著家邦原熟路，知君曾見老南來。

洞山因僧問：「三身中那身不墮眾數？」山曰：「吾嘗於此切。」後有持問曹山：「先師道：『吾嘗於此切。』意作麼生？」山曰：「要頭便砍去。」又問雪峰，峰以拄杖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

先人遺範重如金，從來孝子諱爺名，縱是傍人亦低首，只今猶滿畫堂春。

耽源辭國師歸省馬祖，於地上作一圓相，展坐具禮拜。祖云：「子欲作佛去。」源云：「某甲不解捏目。」祖云：「吾不如汝。」雪竇云：「然猛虎不食其子，爭奈言來不豐。諸人要識耽源麼？只是箇藏身露影漢。」

劃地為牢實可傷，揚帆順去引流航，疇淺艸休輕忽，恐有菸菟伏道傍。

睦州問一秀才：「聞先輩會二十四家書法，是否？」才曰：「不敢。」州以拄杖空中點，云：「會麼？」才云：「不會。」州云：「秖這一點尚不會，說甚麼二十四家書法？」

秀才單怕懞懂，凶鬼亦畏惡人。睦州好箇一點，只是不入書林。

夾山示眾：「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身在海中休覓水，日行嶺上莫尋山。夾山在此三十載，病入膏肓也大難。也大難，拈來只見玉珊珊。

藥山參石頭，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乞師慈悲指示。」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山不領悟。頭云：「子因緣不在此，且往江西馬大師處去。」山到馬祖處，亦如前問。祖云：「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於是有省。

東西非異戶，作用有殊方，我唱陽春調，君吟白雪腔。雲留芳樹晚，峰落遠天長，踏轉舊時路，星殘入曉霜。

靈樹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後門人欲選此語上碑，乃問雲門：「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門云：「師。」

靈樹一語未曾言，天搖地動古今悉，雲門一字入公門，縱是九牛拽不出。

定上座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床擒住，打一掌便拓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纔作禮，忽然大悟。

擒來一掌夢魂間，禮拜拓開當等閒，懊恨傍人擅多口，無端又被葛藤攀。

洞山與泰首座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嘗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山喚侍者掇退果棹。

洞山真是面無情，將盤黑子換人睛，首座若能知著數，飽餐一席樂欣欣。

洞山因僧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山曰：「寒時寒殺闍

黎，熱時熱殺闍黎。」

無寒暑處堪迴避，迴避須從寒暑間，昨夜松門且高臥，一天星斗下幽關。

漸源侍道吾往一家弔慰，源撫棺曰：「生耶？死耶？」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曰：「為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源曰：「和尚今日若不與某甲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後造石霜，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源曰：「卻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遂禮拜，設齋懺悔。他日持鍬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甚麼？」源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源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甚麼力？」源持鍬肩上便行。

漸源不透死生關，卻要先師露一線。不知大開東閣門，奈何苦苦求方便。後來饒舌是石霜，白浪洪波看不見。看不見，先師面目方纔驗。

俱胝和尚凡有所問，只豎一指，自云：「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

作人須要侹正，不可誑惑癡呆，天龍一生大病，俱胝親受其災。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山曰：「猿抱子歸青嶂外，鳥啣花落碧嵓前。」法眼云：「我二十年只作境話會。」

抱子啣花二十春，看來都是眼中塵，而今依舊家山下，鳥自吟幽花自新。

投子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子曰：「吞卻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子曰：「吐卻七箇八箇。」

吞吐缺圓未減增，松梢斜影一般清，直須掉轉光明殿，把手將相一路行。

投子因僧問：「曹溪如指月，靈山如畫月。如何是真月？」子曰：「昨夜三更轉向西。」

畫月指月非真月，三更之後為你說，請君覆卻水晶盤，身在海中休叫渴。

仰山住東平時，溈山令僧送書并鏡，仰提起示眾曰：「且道是溈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溈山送來；若道是溈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即撲碎去也。」眾無語，遂撲破。

懊恨溈山老不經，又將書鏡累東平，若非大仰知端的，輪到而今礙殺人。

仰山侍溈山遊山，忽鴉啣一紅柿落在面前，仰取柿拭過呈溈山，山云：「子甚處得來？」仰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溈云：「汝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仰。

子父遊山各見山，一株紅柿落林間，分明細事何多事，只要師資同苦甘。

仰山問溈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溈下座歸方丈，仰隨入，溈問：「子適來問甚麼話？」仰再舉，溈曰：「還記得吾答語否？」仰曰：「記得。」溈曰：你試舉看。仰珍重出去，溈曰：「錯。」仰回首曰：「閑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

魚鳥胸中意思，風來水面文章，不必驚群動眾，自然事事成行。

仰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山曰：「曾到五老峰麼？」曰：「不曾到。」山曰：「闍黎不曾遊山。」雲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艸之談。」

廬山面目儼然，這僧決未親到，若是撥艸瞻風，足下何曾欠少？

德山到溈山，挾複子於法堂上，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云：「無！無！」便出至門首，卻云：「也不得艸艸！」復具威儀，重入相見。溈山坐次，德提起坐具云：「和尚！」溈擬取拂子，德便喝，拂袖而出，背卻法堂著艸鞋便行。溈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在甚麼處？」座云：「當時背卻法堂著艸鞋去也。」溈云：「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艸菴，呵佛罵祖去在。」

出入重圍兩度開，威風颯颯透人懷，不知陷虎深深處，猶向堂前著艸來。

丹霞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向院。主呵曰：「何得燒我佛？」霞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霞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

雲籠埜寺山如畫，水接空山淡似秋。夜塘魚聚花中鏡，春沼人移天上舟。

德山凡見僧入門便棒。

伎倆知君已盡，只有一著當先，若作實情會去，何止十萬八千。

臨濟凡見僧來，纔入門便喝。

老漢明珠在掌，切莫眼病空華，但請解開布袋，一時放下鐵枷。

仰山問三聖：「汝名甚麼？」聖云：「慧寂。」山曰：「慧寂是我。」聖云：「我名慧然。」山呵呵大笑。

君臨敝邑，我蒞仙鄉。易子而教，蓋古之嘗。

仰山因僧問：「法身還解說法否？」山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山推枕子。為山聞

得，曰：「寂子用劍刃上事。」

仰山推出枕子，難算法身說法。韓成決非高帝，詭向鄱湖淹殺。

仰山夏末問訊溈山，溈曰：「子一夏在下面作何所務？」仰曰：「慧寂鋤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粟。」溈曰：「子今夏不虛過。」仰卻問：「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溈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仰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

子父家風各自陳，異床同夢正難伸，苟非夏末秋初際，相見如何話最親。

木平初參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脈？」浦曰：「移舟諳水脈，舉棹即迷源。」平從此悟入。

一漚未發問來端，棹撥波間會者難，何似白蘋洲上望，滿川秋色任君看。

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門云：「花藥欄。」

紅白花開種色新，移來春便有精神，芳芬不審歸何處，蜂蝶猶將上下巡。

仰山指雪獅子問：「還有過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但與推倒。」雪竇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雪庭獅子論起倒，二老何曾得決來，爭似太陽當午祭，一天青霽壯奇哉。

香嚴參溈山，溈問：「我聞你在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伶俐、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嚴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尋一句酬對，竟不得，乃歎曰：「畫餅不可充饑。」遂焚平昔所看文字，抵南陽忠國師遺跡憩止。一日，芟除艸木，偶拋瓦擊竹作聲，忽然省悟，述偈曰：「一擊亡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紙上難尋結艸菴，為他根底痛加參，一朝打著未生路，方信而今不再三。

香嚴初開堂，溈山令人送書并拄杖至，嚴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為甚如此？」嚴曰：「秖為春行秋令。」

夜臺人散艸離離，說著當初恨殺伊，縱是爺娘親授受，不傷悲處也傷悲。

米胡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否？」仰曰：「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胡深肯之。

悟道猶居第二頭，子房終不貴封侯，太平自是銷兵甲，玉馬勞勞奠九秋。

米胡問僧：「近離甚麼？」僧曰：「藥山。」胡曰：「藥山老子近日如何？」曰：「大似一片頑石。」胡曰：「得恁麼鄭重？」曰：「也無你提掇處。」胡曰：「非但藥山，米胡也恁麼。」僧近前顧視而立。胡曰：「看！看！頑石動也。」

波濤洶湧勢滔天，爭奈龍王五尺鞭，分付江公莫多事，渠家猶有定風丸。

興化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化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再喝，覺亦打。化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化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化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瓣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與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覺與我太奢，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刀刀見血弟兄分，說甚砒霜與毒酖，脫下衲衣還舊面，二家香湊一家熏。

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化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卻向古廟裏躲得過。」

卒風暴雨怨天公，古廟雖安半路中，若問其間端的意，去家猶隔萬千重。

香嚴示眾：「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啣樹枝，腳不踏樹，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上座出云：「樹上道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嚴乃呵呵大笑。

香嚴上樹策同儔，作者須觀樹下秋，栗棘金圈透得過，秦中自古帝王州。

香嚴因僧問：「如何是道？」曰：「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曰：「髑髏裏眼睛。」僧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

龍吟枯木似同胎，眼裏髑髏該不該？喜識盡時空限界，一川桃李送春來。

興化示眾：「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人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卻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

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珍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

紫羅帳裏撒珍珠，假我東風過太湖，猶有梅花三十樹，勸君切勿更躊躇。

僧問趙州：「永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州云：「鎮州出大蘿蔔頭。」

鎮州蘿蔔頭，親言出親口。趙州北地人，親見南泉後。

三聖上堂云：「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　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

一箇起家白屋，一箇出自高門。十字街頭撞著，原是漢魏周秦。水程三十里，陸程一朝登。行到碧梧金井處，水綠山青。

三聖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此處無殘羹餿飯。」聖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聖接住棒，推向禪床上，山大笑，聖哭蒼天，便下參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腳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聖曰：「道甚麼？」座再問，聖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聖便第二位人事。

壯士臨場，不費纖力。犯堊揮斤，手親眼疾。塞北風寒霜氣重，江南天險水聲急。細看煙塵各有界，其間操縱誰辨的。誰辨的，作者須從轉處悉。

覿面來端，莫入陰界。一點不來，艸賊大敗。更擬如何？漆桶不快。

興化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亦喝。化近前拈棒，僧又喝。化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化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化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賓，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卻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侍禮拜。

東西南北面面通，花臺玉樹影重重，奈何弱水千尋浪，只見蓬萊不見宮。

玄沙上堂，聞燕子聲，沙云：「深譚實相。」歸方丈。

乳燕雙雙入畫梁，呢喃音韻別宮商，去年舊壘今猶在，春色移人暗自傷。

石霜因僧自洞山來，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僧曰：「解夏上堂：『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艸處去。』良久，云：『秖如萬里無寸艸處作麼生去？』」霜曰：「有人下語否？」曰：「無。」霜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艸？」

萬里無寸艸，秋空須靠倒。出門便是艸，客路行人少。蘆花洲上月明前，祝融峰頭日初小。日初小，埜渡無人舟自杳。爭如一覺到天光，衲被蒙頭全不曉。

臨濟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問，三度被打，不領深旨，且辭去。檗曰：「秖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去。」濟到大愚，愚曰：「甚處來？」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因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濟於言下大悟，曰：「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搦住，曰：「這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卻道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濟於大愚脅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濟辭大愚，卻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日？」濟曰：「秖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來？」濟曰：「昨蒙和尚令參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濟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濟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檗喚侍者：「引這風顛漢參堂去。」

一隻破棺材，扶來又扶去，兩處失便宜，家親釀成祟。

徑山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了我也，即今因甚麼瞌睡？」僧云：「如是，如是。」山云：「道甚麼？」僧云：「不是，不是。」山連打兩棒，云：「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

重圍兩處緊牢關，秖道坦堅破者艱，豈意玅策原非料，中心樹已被人刪。

無著往五臺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老翁牽牛行，邀入寺。翁曰：「近自何來？」著曰：「南方。」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曰：「多少眾？」著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卻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交參。」著曰：「多少眾？」曰：「前三三，後三三。」日晚，翁令童子相送。著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著應諾。童曰：「是多少？」著復問：「此為何處？」曰：「金剛窟般若寺也。」著悽然悟彼翁者文殊也。

平沙千頃夜波秋，激浪堆邊海氣浮，前後卻言言不及，漁翁釣晚罷金鉤。

明招上堂，眾集定，招云：「這裏風頭稍硬，且歸暖商量。」便歸方丈，眾隨至立定，招云：「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

拄杖一時趁散。

左至右，前至後，花言巧語將人誘。老來無力下禪床，不顧面皮多少厚。多少厚，請看白雲堆滿岫。

臨濟示滅，謂眾云：「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濟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

正法眼藏瞎驢邊，苦口諄諄望後賢，要得祖翁門戶大，椎爺方可繼家傳。

雪峰住菴時，有兩僧來，峰以兩手拓菴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峰低頭歸菴，僧辭往南，峰曰：我有箇同參住巖頭，附汝一書曰：「某書上師兄，某自鼇山成道後，迄至於今飽不饑，同參某書上。」僧到巖頭，達書了，頭問：「別有何言句？」曾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伊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蚤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峰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秖這是。」

末後句，話難委，同條生不同條死。千里書通舊面來，示當陽空露齒。而今拋向楚山頭，無限惡風吹不起。

雪峰一日陞座，眾集定，峰輥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

雪峰捏怪同兒戲，慣拈此物亂諸人，不是謝郎出隻手，都道傍邊少正經。

雪峰上堂：「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峰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我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則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

鱉鼻橫拈毒氣賒，一堂鬧亂似林麻。何期備老善方藥，消得南山大赤花。

洛浦一日上堂云：「孫臏收舖去也，有買卜底出來。」時有僧出云：「請和尚卜。」浦云：「汝家爺死。」　法眼代撫掌三下。

這僧爺死因他卜，雪上加霜愁殺人，同人大有均不是，單單占出地澤臨。

九峰因石霜遷化，眾請首座住持。峰時為侍者，白眾問首座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一念萬年去。』明甚麼邊事？會得即住持，會不得不可。」首座對曰：「明一色邊事。」峰曰：「與麼則不會先

師意在。」座曰：「但裝香來，香旌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煙未斷，座已脫去。峰撫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古廟香煙一色開，違宗失玅轉殊乖，要知細密家中事，九峰親見石霜來。

雲蓋因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載，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道得八程。」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蓋聞乃禮拜，乞為舉，霜不肯。蓋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蓋乃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蓋頓首有省。

萬戶俱閉萬戶開，一家有事百家來，渠儂不用親相識，分得驪珠下九垓。

巖頭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頭禮拜。有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嶷公，大難承當。」頭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抬，一手捺。」

懞懂一槌難躲閃，輕輕接得便還拳，傍人秖好看施設，不必挑唆出舌尖。

巖頭值沙汰，於鄂渚邊作渡子。一日，有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頭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秖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嶷公政欲啟樊籠，一味當頭用劍鋒，豈意婦人多拙技，江流依舊晚雲封。

雪峰一日登座，召眾曰：「看看東邊底。」又曰：「看看西邊底。汝若要會……」拈拄杖曰：「向這裏會取。」

東西兩邊都看過，深淺盡在一腔中，一條杖子無交割，要倩傍人荷別峰。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門云：「對一說。」

諸佛無可說，而曰對一說，一塊紫金山，白晝被人鑿。

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丈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祖震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後黃檗聞舉，不覺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事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

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

得路還家氣便伸，而今正欲起家門，從來父子投機處，眼見何如耳最親。

承前起後觀動烈，奕葉騰騰氣壯哉。吐舌耳聾空入夢，不虛親見作家來。



石霜冬日榜僧堂作此字，其下註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

四十二毋收不盡，龜龍繫象果全無，首座若能知休咎，不必人前誦梵書。

打地和尚，凡有人來問，以棒打地示之。一日，被僧藏卻棒，然後致問，尚但張口而已。

作賊人心虛，見人便驚顧，饒君下下來，不自知落處。

楞嚴七處徵心。

芭蕉未動影重重，剝盡皮來總是空，黃面瞿曇原不會，引他慶喜入樊籠。

八還辨見。

還到無還始是還，看來也是飽加餐，色空明暗誰逼汝，針線重重補未闌。

《法華經》：「不退諸菩薩，其數如恒沙，一心共思求，亦復不能知。」

圓陀陀，赤洒洒，十聖三賢莫可把。夜半欲尋尋不及，天明依舊松根下。

經題八(五首)。

是法非思量，睜眼入鑊湯，打破大唐國，擺手見空王。當頭忽漏逗，肝膽盡掀開，釋迦與彌勒，仰首望將來。三藏十二部，盡是下頭註，歷代老禿奴，鈔外更加疏。正是鐵蒺藜，光明貫今昔，拋在

眾人前，兩手撈不及。揭開摩醯眼，爾乃見端由，昨夜一聲雁，驚起後池秋。

《圓覺經》：「一切障礙，即究竟覺。」

牛欄馬廄，淨土天堂，稍存擬議，便是荒唐。

南陽忠國師，因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帝命師試驗，師問：「汝得他心通那？」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卻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卻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埜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

一次誑君二次瞞，移花去鏡影團團，他家別有安排處，翻覆從頭仔細看。

雲門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仔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大病不離心未寂，見境難忘禍最深，脫卻靈衣拈卻袋，蕭條玉樹自森森。

雲門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

燈籠佛殿與三門，拈來一一是家珍，若作家珍端的去，雲門真是可憐生。

雪峰示眾：「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玄沙云：「近來王令稍嚴。」峰曰：「作麼生？」沙曰：「不許行奪市。」峰不覺吐舌。雲門曰：「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火燄說法諸佛聽，斯事久不通音，而今冷地亦如然，乃奉將軍搜括令。

《楞嚴》：「汝等一人發真歸元，此十方空悉皆銷殞。」

一人發真歸元，冷灰爆出一豆，拈來置在人前，可作大明神咒，不勞蚤暮受持，自然色色仍舊。

曹山因僧問：「學人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山曰：「不雕琢。」曰：「為甚麼不雕琢？」山曰：「須知曹山好手。」

抱璞投師請雕琢，雕琢誠為枉費工，幸是曹山真好手，文彩盡在不雕中。

曹山因鏡清問：「心徑苔生時如何？」山曰：「難得道者。」曰：「未審此人向甚處去？」山曰：「只知心徑苔生，不知向甚麼處去。」

百鳥不栖無影樹，苔封心徑冷家門，只須燄發洪爐內，免致寒灰凍殺人。

雪峰與玄沙夾籬次，沙曰：「夾籬處還有佛法也無？」峰曰：「有。」曰：「如何是夾籬處佛法？」峰撼籬一下。沙曰：「某甲不與麼。」峰曰：「子又作麼生？」曰：「穿過篾來。」

籬邊佛法渾大有，秖是不宜動著手，玄沙接拍自成音，度得篾來失卻口。

《金剛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即為消滅。」

從前諸罪如山嶽，南北東西箇箇知，昨夜忽然伸一覺，夢中推倒五須彌。

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此經畢竟從何出？狸奴白牯是知音。道子僧繇工絕世，畫骨畫髓難畫心。

德山嘗講《金剛經》，時謂之周金剛。後聞南方禪席頗盛，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山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山曰：「《金剛》。」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山無語，遂往龍潭。到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山無語，遂親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山珍重便出，卻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山，山擬接，潭復吹滅。山於此大悟。

青龍一擔出蠶叢，恰遇婆婆不遇翁，縱使龍潭燭影斷，從前依舊黑濛濛。

聚雲真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當機一句？」雲打云：「速道，速道。」僧擬議，雲直打出。

白棒連天勢未休，作家驗處有來由，從中幾箇知恩德，多把杭州作汴州。

曹山因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山曰：「猶是階下漢。」曰：「請師接上階。」山曰：「月落後相見。」

浮雲散後無消息，須薦光明未兆時，月落三更猶較鈍，電光影外莫遲遲。

雲居因僧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居曰：「心識不到處。」

心識不到處，澗水響潺潺，秖許雙崖聽，貧而無怨難。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

趙州年老事顛東，語到關心不厭重，祖意西來隨處有，那家門首不青蔥。

清平初參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平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床，引入竹園。平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平後住大通，舉謂眾曰：「先師入泥入水為我，自是我不識好惡。」

翠微指竹老婆心，說短論長沒處尋，他後夢回雙眼闊，方纔洗耳聽佳音。

龍牙因僧問：「二鼠侵藤時如何？」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牙曰：「還見儂家麼？」

人間二鼠解侵藤，學箇隱方也不曾，若無上樹安身法，擬將何物仗依憑？

雲門云：「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一勘破，二話墮，一簇破來能幾箇。全提時節只甚閒，飯餘正好伸腳臥。伸腳臥，三腳驢子空裏磨。

雲門云：「拄杖子化為龍，吞卻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雲龍變化杖頭邊，吞吐乾坤六合先。學者須觀前後路，莫教雙眼亂風煙。

子湖因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也無？」湖曰：「達。」曰：「真正理作麼達？」湖曰：「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麼人作？」

剩水殘山一帶陳，樵歌漁唱兩相親，莫言是處無邦域，古洞雲乖別樣春。

《楞嚴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圓明了知，土塊泥沙，稍存擬議，海角天涯。

大小瞿曇，一場納敗，拈示人前，不倒自壞。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吹糠見米，只欠簸篩。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大的人偷，小的卻在。

南泉問僧：「夜來好風。」僧云：「夜來好風。」泉云：「吹折門前一株松。」次問一僧云：「夜來好風。」僧云：「是甚麼風？」泉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云：「是甚麼松？」泉云：「一得一失。」

兩次風吹一樣松，直鉤原為取獰龍，分明意在綸竿上，得失誰家有定工。

歸宗入園取菜次，乃畫一圓相，圍卻一株，語眾曰：「不得動著這箇。」眾不敢動。少頃，宗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趁眾僧：「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

生菜園中討甚閒，孜孜何事用機關。一場沒趣無收拾，只得旋風自轉灣。

乾峰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往徑山去。」峰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

南嶽天台杖下分，夜江天淨水生紋，紅葵綠柳看殊色，秋菊春蘭異地熏。

乾峰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菴內人為甚麼不知菴外事？」峰呵呵大笑。門曰：「猶是某甲疑處。」峰云：「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峰曰：「直須恁麼，始得穩坐。」門應諾。

呵呵大笑穩家門，病到若斯也要論，跛腳韶陽識此症，邊傍束手看休存。

三目芝和尚，有講主來參，問：「離名離相，以何為宗？」芝曰：「蟭螟眼裏推不輥。」主云：「學人不會。」芝曰：「螃蟹腔中好汎船。」

離名離相問頭端，謾道宗師下口難，好似閩人話鄉曲，都緣到地是同觀。

南院上堂：「諸方秖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是某甲問處。」院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僧忽契悟，奔回省覲，院已圓寂。乃謁風穴，穴見便問：「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

底麼？」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同時啐啄用來清，不是依稀彷彿行，棒下活人誰薦得？還他父子自崢嶸。

疏山因主事僧為造壽塔畢，白山，山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山曰：「為將三錢與匠人？為將兩錢與匠人？為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壽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嶺曰：「汝歸與疏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舉似疏山，山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曰：「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蚤已龜毛長數丈。」

臺砌荒寒古木疏，三文用盡髑髏枯，若非大嶺光明現，只箇屍骸著處無。

龜毛數丈謾拙牽，臘月蓮開朵朵鮮，無影樹間藏不得，從今拋向亂峰前。

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徑山道：「向上一路，熱碗鳴聲。」

總是一群無壯賊，眼中各自見風煙，破房破屋無人住，打掃秋雲共一天。

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缽盂去。」僧於言下有省。

口角春風也甚奇，庭花日暖報君知，缽盂洗了無他事，不必重添眼上眉。

睦州因僧問：「祖師西來，當為何事？」州云：「你看為何事？」僧無語，州便打。

隨口問，隨口答，晚樹風來聲颯颯。秋高群雁落橫斜，滄洲寒葦競周匝。

聚雲上堂：「出眾者三十棒，不出眾者三十棒，出眾不出眾三十棒。」一僧出，問話不契，乃曰：「直下三玄已露，何曾三要無施？落花流水空去，殿前古柏當機。」

一槌打到極則處，那管張三與李四，三要三玄總現成，東風吹惺堤楊樹。

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

贏來一軸便宜畫，不假丹青只淡描，分付健奴且收貯，他年將可慰兒曹。

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譚？」門云：「餬餅。」

淡淡春山，盈盈秋水，不用安排，何彼何此？餬餅云超佛祖譚，千峰勢到嶽邊止。

僧問洞山：「如何是衲僧孔竅？」山曰：「十八女子不繫裙。」

堂堂覿露絕纖塵，不接溪村與四鄰，只箇舊時元本在，何須更道浣花村。

慶忠機和尚上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上律天時；本乎地者親下，下襲水土。土能生金，金主三六九，九九八十一，一歸何處？」卓一卓，云：「蘇盧悉哩娑婆訶。」

塞壑填溝，堆山積嶽。玅闇闇而洞開，斂曠世之弘略。承平也，天蓋地擎；建掃也，雲行雨作。神龍變化見飛騰，其間操縱難描摸。

慶忠因一官人請上堂，擊禪床，云：「起去。」拂一拂，云：「伺候著。」良久，云：「隙晷偷光杖兔角，星芒射眼拂龜毛，不是山僧行正令，崑崙叫屈舜若逃。」喝一喝，云：「畫供打口鼓。」喝退堂聲，下座。

幻成雲氣結煙巒，海市憑空列萬端，洗出規模還舊面，重重撲碎又團圞。

慶忠上堂：「貴買硃砂畫月，打牛打車不別，憎檻欣籠奈何？磨磚作鏡爭得？凫脛天然不長，截鶴續之則疾。」召大眾，云：「且道阿膩吒峰今日有幾人作舞？」

換手琵琶月下彈，秋風捲起碧琅玕，商聲將盡羽聲作，奪得雲霓出廣寒。

僧問九峰：「如何是頭？」峰云：「開眼不覺曉。」僧云：「如何是尾？」峰云：「不坐萬年床。」僧云：「有頭無尾時如何？」峰云：「終是不貴。」僧云：「有尾無頭時如何？」峰云：「雖飽無力。」僧云：「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峰云：「兒孫得力，祖父不知。」

兩頭坐斷絕中央，不匿幽居不市藏，打破還年山鬼夢，普天從此被垂裳。

洛浦參夾山，不禮拜，當面而立，山云：「雞栖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云：「自遠趁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閻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艸艸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閻黎爭教無舌人解語？」浦無語，山便打，浦從此服膺。

一手抬，一手挽，見兔放鷹隨後趕。十面埋伏會也無，馬到烏江人自罕。人自罕，成功只在一聲喊。

溈山、五峰、雲嵓侍立百丈次，丈問：「屏卻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溈云：「卻請和尚道。」丈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問五峰，峰云：「和尚有也未？」丈曰：「無人處斫額墾汝。」問雲嵓，嵓云：「和尚也須屏卻。」丈曰：「喪我兒孫。」

卻請和尚道，騰身直上巍峰表，殘雲夜捲霜海空，百億山河齊失照。和尚有也未？馳書恨不通宮內，五花六綠付丹青，描得十成終不似。和尚也屏卻，虎符為甚都拋卻？欲奪渠家十萬師，臨場且看君之略。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